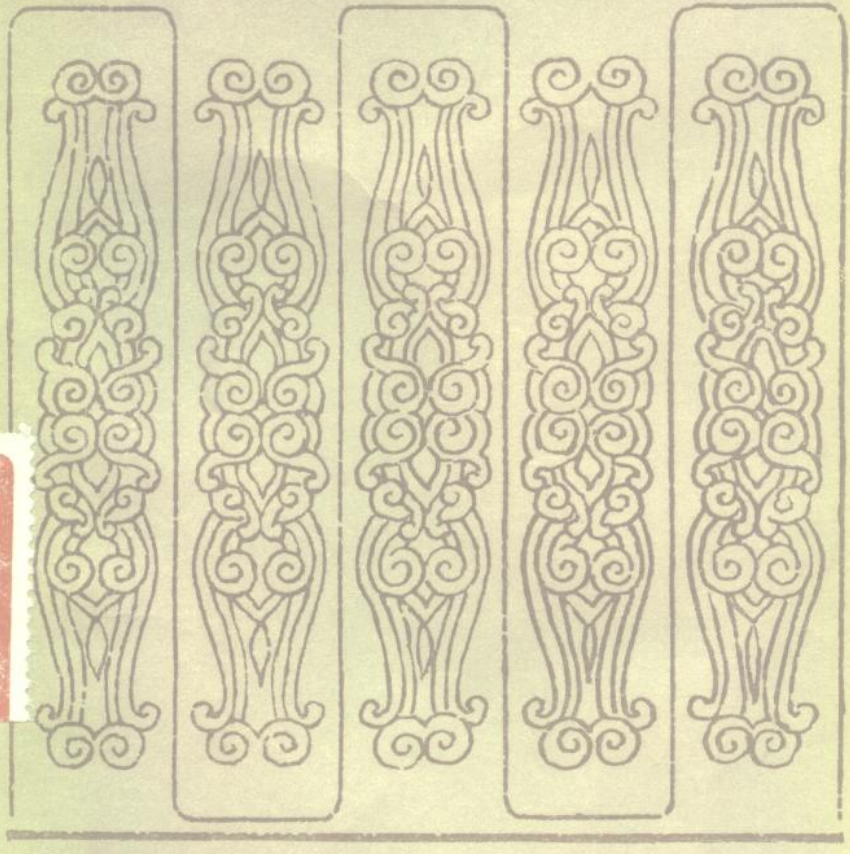
清代女性漫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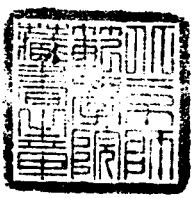
郑逸梅 著



I267/245

清娱漫笔

郑逸梅著



上海书店印行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09202
909202

清娱漫笔

郑逸梅 著

•

上海书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401号）

•

舟山印刷厂印刷

1982年6月 1—20000（32—1）定价 0.28 元

目　录

李伯元推销《官场现形记》……1
韩子云的《海上花列传》……4
《浮生六记》的伪作……6
林琴南小说译稿的被焚……8
《越缦堂日记》残缺部分的下落……10
《清史稿》编纂始末……12
《武昌革命真史》被腰斩……16
《袁政府画史》……18
申报馆发行的聚珍版丛书……20
商务两耆宿——高梦旦和张元济……22
胡朴安别署半边翁……26
黄摩西撰长联……28
农劲孙的养生术……30
文物珍藏者侯病骥……32
王雪岑一夜植芙蕖……34
钱红冰爱护生徒……36
吴友如和点石斋画报……38
程瑶笙精通博物……41
杨渭泉“锦灰堆”的代笔人……43

吴杏芬老人画的真伪问题……45
高野侯画梅的劲敌……47
褚礼堂作书一笔不苟……49
苏曼殊遗墨《莫愁湖图》……50
几被毁去的宋人画册……53
黄公望唯一名画《富春山居图卷》……55
裴伯谦失书画……58
水石盆景专家孔志清……60
沈心海的品花会……61
记南市三杰之一——叶惠钧……63
记上海耆绅——李平书……65
行刺宋教仁的凶手暴卒原因……67
《大共和日报》受袁项城津贴……69
《苏报》主持人——陈范……71
齐燮元给上海人的印象……73
陈徵宇大胆上书……75
赛金花生在吴门萧家巷……77
末代皇帝的伙食帐……79
书札的集藏……81
名号偶谈……84
名片谈往……86
最小的讣闻……88
一副寓讽于褒的挽联……90

李伯元推销《官场现形记》

年来出版界对于清末谴责小说，加以选辑，久已绝版的有好多种重复印行了。尤其认为李伯元的作品具有一定的价值。他是江苏武进人，名宝嘉，别号南亭亭长，一八六七年生于山东。三岁父死，由堂伯父李念之扶养成人，一八九二年，念之自山东辞官，伯元也随之回乡，卜居常州青果巷。过了两年，念之逝世，伯元来上海创办《指南报》，继办《游戏报》，他自己的作品，常署游戏主人。后改办《繁华报》，不久商务印书馆聘他编辑《绣像小说》半月刊。在这半月刊中，载有署名讴歌变俗人的《醒世缘弹词》；宗旨在破除迷信，反对缠足及吸食雅片等恶习，也是出于李的手笔。

李的名作，有《文明小史》，它全面地反映了满清末年，在维新运动中、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旧中国的形形色色，讽刺了封建知识分子对于文明的误解，揭发了外国传教的横行霸道，更痛斥了对外屈膝求和、对内残暴压迫的统治阶级；陆侃如的《中国文学史》认为"他的描写，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与旧的冲突与转变。"又《活地狱》，李写至三十九回即病卒。吴趼人续两回，欧阳巨源续一回，共四十二回。又《海天鸿雪记》二十回，描写青楼生活，揭发特殊愁惨的社会阴影。又《庚子国变弹词》四十回，完全写实。这

时陕西臬司冯仲梓，于赵舒翘赐死事，亲睹赵宛转难死之状，后冯看到了这部弹词，也深赞他描写的真实。又《中国现在记》十二回。尤其受读者欢迎的，要算那六十回的《官场现形记》。该书专对封建官僚的昏庸、卑鄙、贪污、残酷，力加谴责，把他们比为仇人、强盗、畜生，笔触是很尖锐而辛辣的。且什九为实事，如第三十八回的丫姑爷乘龙充快婿，影射湖北协统张彪。第四十三回的八座荒唐起居无节，那是指张之洞而言。四十四回中提到的太监黑大叔，便是李莲英。若细心阅读，更能发掘出许多真人真事来。

李和楚园主人刘聚卿（公鲁的父亲）是老朋友，常通书札，有一札致刘聚卿，谈到《官场现形记》，确是小说考证的大好资料。札云：

> 拙著《官场现形记》随手拈来，绝无成见，不料督幕赵君（疑即书中的西席周大爷或赵大架子），竟因此辞馆，殊出意外。刻三编已付排印，约七月中旬出版，当将赵君原书，附刊书后，以代表白。洁身远嫌，弟转深佩其人。此书第一二编，皆承公代售若干部，三编既有此嫌，不敢复托，我辈文字交无所不可，官场疑忌最多，不能不为我公计耳。兹将历年所积谈丛，《时事嬉谈》、《滑稽新语》等稍加编辑，得书二十本，拟改版精印二千部，竟非千金不办，平昔文字交已集得数百金，颇望公为筹两三数，能借我毛诗（按即三百元）尤感。九月出书，后一月，即可归楚。此举颇觉冒味，知公提倡风雅，或不竟绝我也。

另一札：

> 拙著《官场现形记》初编、续编各一部，祈赐教为幸。另初、续编各十五部、《夺嫡奇冤》十册，寄存尊处，倘同人中有欲购阅者，便乞销去。琐琐奉渎，不安之至。

李在上海先后共十年，其他著作，尚有《南亭笔记》、《南亭四话》（即诗话词话联话曲话）、《芋香印谱》、《艺苑丛话》、《尘海妙品》、《奇书快睹》等。著《官场现形记》时，住在南京路附近的劳合路（现改名为六合路）；那劳合路一带，是雉妓卖淫的大本营，他在大门上贴着一副梅红笺的春联："老骥伏枥，流莺比邻"，上一句可见他的满腹牢骚，下一句却又风趣得很。这位老人家的胸怀态度，不难在这一联中体会出来。他又能画，但不多见，有一幅藏于常州博物馆。

韩子云的《海上花列传》

《海上花列传》，也是晚清时代的有名小说，共五十万言，分六十四回。作者署名花也怜侬，实则出于韩子云手笔。

韩名邦庆，号太仙，又号大一山人，松江娄县人，生于一八五六年。从小跟了父亲宦游京师，读书很聪颖，但科举应试却一再失败，他就淡于功名。喜欢弹琴做诗，弈棋称唯一好手，松江人都推崇他，向他学习。他住在上海很久，常和申报馆主笔钱忻伯、何桂笙等来往，诗文唱和，非常投契。他也担任《申报》写作。

他和某校书具有深切情感，一度为避免某种纠纷，匿居在她妆阁中，兴之所至，便取残纸秃笔，一写动辄万言。《海上花列传》就是这样开始写成的。后来把这稿本刊印出来，可是他不久就死了，年只三十九岁。没有儿子，女童芬，嫁聂姓。他的诗文杂著，散失无存。这部《海上花列传》书中人名，大都实有其人，不过影射罢了。如史天然为李木斋、方蓬壶为袁翔甫、王莲生为马眉叔、李鹤汀为盛杏荪、齐韵叟为沈仲馥、高亚白为李芋仙、黎篆鸿为胡雪岩。又据传说，书中有赵朴斋，这人初极穷困，甚至把他的妹妹卖给妓院，韩子云知道了，尽力救济他。赵后来忽然发了财，韩反

潦倒，向借一百元，赵非但不肯，且出言讽刺他，他恨极了，便在小说中揭发赵的丑史。赵没有办法，出钱收购这书，把它烧掉。坊间翻刻的，往往改头换面，割裂很多。书名也改为《上海新繁华梦》和《海上花丛艳史》，原来赵有相当势力，人家不敢冒犯他。

写《海上繁华梦》的孙玉声，在辛卯年的秋天，应试赴京，和韩子云相识于松江会馆，考罢南回，同乘招商局海定轮船。途中，韩把所写的小说稿给孙玉声阅看，书名《花国春秋》，已做了二十四回；孙玉声正在写《海上繁华梦》，已成二十一回，两人交换阅读，各提意见。韩自己觉得《花国春秋》的名儿不恰当，打算改为《海上花》，孙很以为然。但认为书中用苏州方言，恐别省人不懂，且苏州方言中，有音无字的很多，下笔时颇感困难，不如用通俗白话为妥。韩对于这个提议，却不接受，说："曹雪芹写《红楼梦》，都操京语，那么我的书也不妨操吴语。"并指稿中有音无字的"勷""勠"等字说："当日仓颉造字，难道不许后人造字吗！"出版时书名为《海上花列传》。张春帆的《九尾龟》，对白用苏州方言，考出版时期，在《海上花列传》之后，可见张春帆是效法韩子云的。

《浮生六记》的伪作

沈三白的《浮生六记》，是反抗封建家庭和旧礼教的一部好书，这是值得提倡重复刊行的。因为这书没有版权，所以从前便有好多种版本。但所谓六记，实则只有《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四记；惟世界书局的《美化文学名著丛刊》中所收入的《浮生六记足本》，四记外增加了《中山记历》、《养生记道》二记，那么六记才全。

沈三白在当时是不著名的寒士，这部作品埋没了一百多年，直到清末那稿本给苏州杨醒逋在护龙街旧书摊上拾得，这时天南遁叟王紫铨正在上海为申报馆的附属印书处"尊闻阁"搜印逸书，杨醒逋和王紫铨为郎舅亲戚，即把这稿本寄给紫铨。紫铨并合其他搜集到的作品，合印为《独悟庵丛钞》；其时尚在清光绪初年，包天笑前辈处藏有一部原刻本。常熟名词人黄摩西掌教苏州东吴大学，辑有《雁来红》杂志，也把这《浮生六记》在杂志上发表。后来王均卿在进步书局辑成《说库》六大函，《浮生六记》又收入《说库》中，流传就广泛了。可是刊印流传的只有四记，世界书局的足本，那增加的二记哪里来的呢？却是王均卿的伪作。

原来王均卿是很喜欢阅读《浮生六记》的，但颇以逸失两记为憾。记得他老人家临死的前一年，曾和我商谈，要我

代做两记，并谓《养生记道》可以随便讲，那是无所谓的。《中山记历》，却不可不有所根据。中山是琉球的地名，沈三白曾经随着赵介山出使琉球，好得赵介山有日记，他藏有是书，可以给我参考。这时我恰巧很忙，又自觉笔墨拙钝，不敢谬充赝鼎，婉言谢绝了。不料过了一年，他老人家逝世了，不久，世界书局这部足本刊印出来。从这证明，这足本的两记，一定是伪作的，惜乎没有知道我婉言谢绝了他，他再请什么人代做，这却成为一个谜了。

林琴南小说译稿的被焚

"一二八"之役，日飞机向商务印书馆总厂和东方图书馆乱掷硫磺弹，烧了两三天，到了夜间，登高北望，一片红光，成为火海，这是多大的文化劫运啊！原来东方图书馆，在商务印书馆总厂对面，是该馆藏书的地方，涵芬楼的珍贵书籍，也并在一起。经这一烧，毁掉了三十多万册的书本，和五千多种的图表照片。如宋元明善本的各省府厅州县志二千一百多种、公元十五世纪前所印的西洋古籍、远东唯一孤本德国李比希《化学杂志》初版全套、香港久已绝版的《中国汇报》、罗马教皇凡的康宫所藏明末唐王的太后王后王太子及其司礼监太监皈依天主教上教皇书的影片等，完全在牺牲之中。

林琴南生平所翻译的东西洋小说，共一百五十九种，大部分由商务印书馆收购印行，所谓《林译小说》，汇成一箱，非常精雅，大家争购一空。他老人家翻译是很迅快的，如王子仁、魏冲叔、曾宗巩、陈器、陈家麟、王庆通、王庆骥、李世中、毛文锺、林骏、廖琇琨、王寿昌、胡朝梁、力树萱、林凯、严培南、叶于沆等襄助他，差不多每天工作四小时，可成六千言。他译写得快，商务印书馆印得迟，有许多译成之本，积搁在东方图书馆，突然遭火，把他的稿本没有来得及刊印的

都被烧掉了。

据调查所知，烧掉的有《金缕衣》、《情幻记》、《军前琐话》、《洞冥续记》、《五丁开山记》、《孝女履霜记》、《雨血风毛录》、《黄金铸美录》、《神窝》、《奴星叙传》、《情桥恨水录》、《学生风月鉴》、《眇郎喋血录》、《夏马城炸鬼》、《凤藻皇后小纪》、《双鸳侣》。尚有不知道书名的当然更多。琴南翁耗了心血，结果如此，能不使人感叹吗！

《越缦堂日记》残缺部分的下落

日记刊行，始于北宋。周辉说："元祐诸公，皆有日记，凡榻前奏对语及朝廷政事，一时人材贤否，书之惟详。"考元祐诸公日记最早的，当推路振的《乘轺录》，计一卷，受诏充契丹国主生辰贺使时所作。此后作者辈出。到了清季，日记尤为盛行，如曾涤生的《求缺斋日记》，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等等。若要谈到内容的充实、掌故的丰赡，《越缦堂日记》，可首屈一指。

这部日记是影印的，凡数十本，称为正编，后又续印了十二本，蔚为大观。原稿涂乙改易，累累皆是，由于影印，完全存其本来面目，阅读起来很不醒目。但就他的改易处，可以窥见它由原始而加工的迹象，这也足资研究。听说近来从事古典文学者，拟把它用铅字排印，成为普及本，希望早日成为事实。

该日记无所不有，如朝野轶闻、朋踪聚散、史料掇拾、古物考据、山川游览、书画鉴赏、声色娱乐、草木培植等等，可谓包罗万象。惟有一点，读者不易了解，如作者常在日记中以资郎自况，原来他未中进士前，曾斥资捐得部曹。曾孟朴的《孽海花》所记："李保安寺街寓所，门榜一联：'保安寺街藏书三万卷，户部员外补缺一千年'"，便是指李慈铭而言。

至于这部日记原稿问题，记得十多年前，饮于杭州耆宿项兰生家里，听到项老谈到该日记稿本，归其戚某氏以二十万元代价购藏，作为传家之宝。虽这时币制和现在不同，但如此代价是相当高贵的。那么时隔十多年，可能日记原稿仍由某氏珍庋。江云先生所写《李越缦的日记与书札》一文中提到："李氏卒于光绪甲午之冬，年六十六岁，可惜最后几年的日记没有印本，据闻其中有不满樊增祥的话，被樊氏毁掉或是藏起来了，这话不知确否？无论如何，总是一件憾事。"这种消息，我也听到好多前辈这样讲，认为什九被樊云门付诸一炬了，可是不久前会晤苏继卿老人，偶然谈及此事，苏老却见告，抗战前，他老人家在北京，公馀之暇，常访书于某旧书铺，见一六十左右的老妇人出入其间，似很稔熟的，问诸书铺主人，才知老妇人乃樊云门的长女。苏老便想到《越缦堂日记》的残缺本，托书铺主人代为探问。樊云门长女说，日记一向由她父亲密藏着没有毁掉，直到父亲逝世，才拣出让给某书贾，在敌伪时期，辗转被汉奸陈人鹤（群）所获，抗战胜利，由汤恩伯前去接收。从这线索，可知所谓被毁的部分日记或许尚在天壤间，但不悉何时始得出现，把它影印和以前的正续编合为全璧，那不是憾事成为佳事了吗！

《清史稿》编纂始末

凡从事历史学的，都知道"断代为史"。自从辛亥革命，清皇朝便告结束，那么清史应当从事编写，列入传统正史中，成为二十五史（开明书局虽刊行二十五史，但列入的是新元史，不是清史）。民国初年，袁氏称帝，他为羁縻一班前清遗老，特辟清史馆修纂《清史》。聘赵尔巽为馆长；柯绍忞、王树楠、吴廷燮、夏孙桐为总纂；金兆蕃、章钰、金兆丰为纂修；俞陛云、李岳瑞、姚永概、吴昌绶等为协修；又袁金铠总理史稿发刊事宜；金梁总理史稿校刻。其他尚有提调多人，共计一百余位。

初开馆时经费尚充，这班遗老每天聚着谈谈，随便撰写一些，全无条例，有如一盘散沙。后来觉得这样做下去，是不会有成绩的，就公议推金兆蕃担任写雍正乾隆时期的人物和典章制度，夏孙桐担任写嘉庆道光时期，王树楠任咸同，马通百任光宣，邓效先、金雪生为助手，两年才得告成。可是很多地方违反凡例，咸、同、光、宣四朝都不合用，重推柯绍忞、夏孙桐加以整理，柯推诿不干，改归金兆蕃。然时局混乱，经费紧缩，馆中议论纷歧，莫衷一是。夏金两人，都没有着笔；既而混乱更甚，经费完全告绝，以致全局停顿，馆长赵尔巽向军阀筹款，又得苟延残喘。但馆中诸人已多散

去，留者重行分配工作："本纪"归柯绍忞、奭召南、李惺樵编写；"志"归王树楠、吴蓬溪、俞陛云、金雪生、戴海珊、朱少滨任之；"表"归吴廷燮，"列传"由夏孙桐、金兆蕃执笔，夏任嘉庆以后，金任乾隆以前，定期三年完稿。

不料仅半年左右，馆长赵尔巽觉得自己八十多岁，风烛残年，又复体衰多病，深恐迁延下去，不及目覩这书的问世，即毅然要把这书付印，夏孙桐力争以为不可。然当时附和馆长付印者多，相持之下，而馆长病重，大有迫不及待之势，恰巧这时袁金铠自东三省来，愿任印书一切事宜，招金梁为总校，付印便决。孙桐所任各朝，咸同时期事最繁重；王树楠的稿，核之实录，抵牾太多，且立传太滥而卷帙又繁，更须重作；期限既促，光宣两朝，推归他人赶写，一时没有人肯接手，结果由金梁一手为之。没有多时，赵尔巽病故，柯绍忞继任馆长，柯和袁金铠、金梁意见不合，交稿不阅，便付金梁，金梁几执全权。及印书将毕，尚有曾左李三篇专传没有脱稿，金梁等不及，径取他人初稿付印，且馆中始终无总阅之人，因此传有重复，竟至把重要人物漏掉。志中当详而略，当略而详，尤多疏误，总之杂乱无章，谬讹百出。印了一年，只出上半部五十册，发售预约，取价一百元，下半部五十册，预定民国十七年端午节前刊竣。可是印成没有交易，只辽宁方面取去数百部。

北伐军队到达北京，史馆由故宫博物院接收，十八年十二月，该院具呈当局，谓《清史稿》乖谬百出，开千古未有之奇，列举反革命及藐视先烈等十九项，并称该书不宜再流行海内，应永远封存。当局准其所请，遂将史馆所有印本及史

料捆载而南。净存二百四十五部，又残本二万二千六百六十九册。然在禁令之下，除国外图书馆及租界内或私人收藏者不计外，国内公开收藏的，有北京图书馆（时称北平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南京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公家机关，私立大学有燕京大学图书馆、辅仁大学图书馆、岭南大学图书馆，从前都预约购得前半部的，也就再化巨金重购全部，因此这书名义上虽已禁止，实际上等于没有禁；况国外大学闻讯，往往不惜重价收买下来，只有一般穷书学者无力购置，不易寓目。

民国廿二年，孟森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三卷四号中，发表《清史稿应否禁锢之商榷》一文，廿三年九月，容庚复写一文：《清史稿解禁议》，刊于《大公报·史地周刊》创刊号，都为《清史稿》解禁而呼吁。廿四年一月三日，伪行政院院长汪兆铭，也以该《清史稿》关系学术很大，便呈请把该《清史稿》发交该院若干部，聘历史家先后检校，正其谬误，等到勘正编定后，再予印行；一方面再呈请解禁，一方面即请曾编纂《庐山志》的吴宗慈担任检校之责，拟于六个月内完成。可是那些伪官汉奸，除献媚敌人外，一切都是能说不能行的。直到民国三十二年三月，该《清史稿》原封不动，将错就错，由精华印刷公司印行，联合书店发行，那印刷公司和书店都没有地址。最矛盾的，该书底页却载着发售者各大书店，而版权旁又列"非卖品"三个字，完全掩耳盗铃，故弄狡狯。印成的是布面洋装两大册，计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百十六卷，共五百三十六卷，字迹小于蚁足，阅览很费目力。自抗战胜利，总以为可把该书

切实修葺了。不料仍旧不加措施，真令人望眼欲穿；最近闻政府当局，在重视文献史料、从事文化建设之下，已在统盘计划，大加增删，使它成为一部完善的史书。这是多么兴奋的好消息啊！

909202

《武昌革命真史》被腰斩

记得当一九三〇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一部《武昌革命真史》，精装的全一册，纸面平装的共三册，出于曹亚伯手笔。曹亚伯是怎样一位人物呢，得先介绍一下。曹，湖北武昌人，清末，他和禹之谟、黄克强、宋教仁、张难先、陈天华、刘揆一、吴兆麟等，同为革命团体"日知会"会员。甲辰九月，黄克强、刘揆一谋在湖南起义，曹至长沙为援助。不幸事机不密被泄，黄克强潜避长沙吉长巷黄吉亭寓所。后黄乘一小轿，垂下轿帘，曹怀手枪，紧随轿后，得以脱险。孙中山在海外为革命奔走，曹筹款助孙旅费。辛亥八月武昌革命军起，曹和孙结伴归国。此后，孙起兵护法，及督师北伐，曹赞襄其间，功绩都是很大的。孙逝世，他目击政局混乱，便在昆山购地数十亩，经营农场，植树栽花，居然市隐。自国民党改组后，一般青年，大都数典忘祖，轻视前辈，他认为这是不知革命历史所致，所以他就发愤整辑其多年珍藏的"日知会"文书笔记，及辛亥武昌革命一切文告等等，写成《武昌革命真史》，凡数十万言。曹和中华书局主持人陆费逵（伯鸿）为旧相识，该书即归中华书局发行。一九二九年交稿，至一九三〇年春间出版。

书甫出版，不料某些国民党分子大为嫉妒，以为该书抹

煞起义的各团体，而独归功于"日知会"，有欠公道，便联名呈请党部禁止发行。于是党部雷厉风行，令中华书局把所有成书，不论精装平装一律缴出，不得隐藏，且当场用截刀拦腰截毁，只有中华编辑部高级职员留着一二册，真成为仅存的硕果。

至于该书的内容，不妨在这儿谈一下：首冠一叙，那是曹亚伯自己撰写的。正文分十五章：(一)黄克强长沙革命之失败；(二)武昌日知会之运动；(三)同盟会之成立及吴樾炸五大臣；(四)陈天华投海；(五)孙文革命之追记；(六)欧洲学生之革命潮；(七)武昌日知会之破案；(八)殷子衡之日记；(九)被难各人略述；(十)禹之谟之死难；(十一)徐锡麟刺恩铭；(十二)各地纷起革命军；(十三)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十四)杨笃生蹈海；(十五)铁路国有问题与武昌起义前之准备。附录武昌首义人名表。铜版印载遗像很多，如邹容、史坚如、黄克强、宋教仁、孙中山、陈天华，吴樾、刘敬安、季雨霖、徐锡麟、秋瑾、陈伯平、马宗汉、熊成基、温生才、蒋大同、赵声、杨卓霖、杨毓麟、杨德麟、袁礼彬等凡二十余幅。又有长沙日知会帐目、刘敬安办日知会时之墨迹、孙中山遗墨、冯启钧之名片、殷子衡在狱中之肖像、黄克强、胡展堂对黄花冈一役报告书真迹，都是值得重视的历史文献。希望有关方面把这书翻印出来，否则任它湮没，那是很可惜的。

《袁政府画史》

民初，民党各报纸，对于袁世凯帝制自为，群起反抗，尤其《民权报》，反袁更为激烈。那时主持该报图画者，为钱病鹤。他除担任插画外，又编辑了一本《袁政府画史》；用有光纸石印，十六开本，民国二年八月二十日出版。封面是周浩写的，下附"老袁百态"，题签出于蒋箸超手笔。周浩和蒋箸超都是《民权报》主笔政的。首冠邓家彦序文，略云：

> 忆自辛亥革命以来，海滨多逐臭之夫，廊庙无识时之杰，窃钩窃国，匪夷所思。顾钱子迥不犹人，极绘事之能，补斯文之阙，箴规刺讽，蔚成此帙。昔子美诗史，摩诘画诗，钱子何多让焉！凡有血气者，固将展卷披图，为之百感苍茫也。

又陈志群一序，介绍病鹤较详，节录如下：

> 钱君病鹤，名辛，字耕辛，又字民有，湖州琢初先生之哲嗣也。先生精金石，家藏碑帖甚多。君渊源家学，自幼富有美术思想，庚子后，即弃举子业，而从事丹青，得其表叔方爵先生之指导，艺乃大进。来沪，历任民党各报图画主笔，逐日作讽刺画，耐人寻味。惟积稿散而不聚，阅者憾焉。今将民国开始以来二年有半之画报，择尤汇存，付梓问世，颜曰《袁政府画史》，嬉笑怒骂，皆得神理，诚大观也。

《画史》内容凡二百数十幅，附有目录。作画者，病鹤占

十之四五，其他如抽庵、王醒侬、焕文、绮云、铁汗、丹徒恨人、泣花、巨章、伯经、天恨等投稿，大都经病鹤修润。即所谓"老袁百态"，画了一百幅猿猴嬉戏图，赤裸裸地丑化袁政府。在那时袁世凯爪牙密布，动辄杀人，钱病鹤这种举动，可谓大胆作风。

戈公振《报学史》，没有提到这《民权报》附带刊物《袁政府画史》；张静庐的《中国出版史料》，对这刊物也只字不提，我认为这是不应当漏列的。

申报馆发行的聚珍版丛书

《申报》创刊于一八七二年四月三十日，历史是很悠久的了。当时曾仿清乾隆用木活字排版称为聚珍版，而改用铅制活字，发行聚珍版丛书。但印数每种只一二千本，随印随拆，不能再版，所以到现在已很稀珍不易得见了。其中以笔记杂录为最多。属于地方性的，如刘世馨的《粤屑》、陈树基的《西湖拾遗》、施可斋的《闽杂记》；有关军政的，有陈昌的《鏖军纪略》，鏖军：指所谓"中兴名将"鲍春霆而言，又尹耕云的《豫军纪略》、周世澄的《淮军平捻记》、秦缃业的《平浙纪略》、姚莹的《东槎纪略》、望炊的《和约汇钞》、李和叔的《使琉球记》、曹晟的《十三日备尝记》，那是述道光间英人侵犯上海，暴露帝国主义罪恶的一部信史。此外如张德明游历泰西十五国的记录，名《航海述奇》，那是明代人的作品。又陈庚的《笑史》、独逸窝退士的《笑笑录》，两种性质是差不多的。又王昶的《春融堂杂记》、周寿昌的《思益堂日札》、戴莲芬的《鹂砭轩质言》、王雪香的《变史》、朱孔阳的《历代陵寝备考》、蔡尔康的《记闻类编》；辑录《申报》所刊奏折、论议、时事、杂闻、诗歌等等，分为十四类，为新闻记载编印单行本的开始。又张敦复的《笃素堂文集》、王韬的《瓮牖余谈》。小说体裁写的，有江日升的《台湾外记》、张南庄的《何典》、汤

世洙的《东厢记》，根据《西厢记》的梦结，另作十六出的，是生面别开。最没有意义的，便是黎庶昌的《曾国藩年谱》十二卷。综合以上各书而言，十之七八与史料有关，大都足供研究的。

除丛书外，该报馆又经营上海图书集成局，把一千六百二十八册的《古今图书集成》用活字版印行。这部巨书，当时西人称为《康熙百科全书》。又因为《申报》是西人美查创办的，也叫这个版本为"美查版"。此外又有《申报丛书》，大都属于国际情势以及世界知识，共四十多种。又《申报月刊》，创刊于一九三二年，为了纪念《申报》六十周年而发起的，由俞颂华主辑，后来又改为周刊，出至四卷十二期止。月刊社同时发行《申报月刊社丛书》，共十一种，如翁照垣的《淞沪血战回忆录》、瞿兑之的《杶庐所闻录》等等。又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编制地图两种，又从该报的《儿童周刊》所载的文字汇印《儿童之友》单行本，共出三集。其他出版物，有《申报评论选》、秦瘦鸥的《御香缥缈录》等。

商务两耆宿——高梦旦和张元济

商务印书馆人才济济，尤多耆宿，高梦旦和张元济两位，可称耆宿中的代表。

先谈高梦旦。高名凤谦，梦旦是他的号，福建长乐县人。他的长兄敉桐，为有名的古文家，所以他幼时，即以长兄为师。为文不尚虚浮，创写实体，在杂志上发表，署名崇有，梁启超创办《时务报》于上海，他投稿《论废除拜跪事》，梁阅后，大加称叹，从此书札往还，月必数次。

那位提倡文字改革的先进劳乃宣，任浙江大学堂监督，聘高为总教习，后来大学堂选派学生十人赴日本，高率学生东渡，任留学监督。在日年余，考察该邦所以兴盛之故，首在教育，而教育以小学为基础，因发愿编辑小学教科书，解职归国。

这时商务设编译所于蓬路，张元济任所长，高既返国，和张一谈小学教科书的重要，张立聘高入商务，任国文部长，主编小学国文教科书。他先定全部计划，然后着手编辑，采用合议制，列席者如蒋竹庄、张元济、庄百俞等，由任何人提出一原则性问题，共认为有讨论价值的，互相讨论，不厌其烦。第一册稿成，他每夕携之而去，遇到知友，请他批评，认为识力有限，必须集思广益，以求至当。国文第一

册出版，全国采用，历时两年，全稿八册完成，于是这《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在教育界占势力者十余年。修身、历史、地理、唱歌、字帖等教科书，同时并出。他痒心竭力，计划周详，渐由小学扩充至中学、师范，陆续出版，贡献的确是很伟大的。

他感觉到我国尚没有一部新型辞书，举凡新旧名词，中外典故，必须广事搜罗，作精确的诠释、系统的编制；他就创议编纂《辞源》。于所中另设辞典部，请常州陆尔奎为主编；编纂工作，始于前清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历时十八年而告成。他没有一天不参与其间，常和陆争辩不休，一如编辑国文时的态度。出版后，大家认为这是一部研究学术的唯一工具书。

高在名义上虽为国文部长，而于公司全部规划，大都由他手订：每一稿件，他逐项加以估计，没有多时，即成一表，这书成本若干，定价又几何，虽老于印刷的，没有他的敏捷和正确。他尝对人说："从前人说，俗士不可医，我说雅人最没用；雅人只知吟风弄月，对于日用的权度数目，有时且不能辨。试问这等人于世何益？"

五四运动，新思想的高潮，普被全国。他这时任商务编译所所长，便起而响应，聘用新人物，刊行了许多合于新思潮的书籍，把《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内容全部革新。尤其《小说月报》，由茅盾、郑振铎先后为编辑，他甚至把爱女君箴许配给郑振铎，并称郑为"新文学运动的一位良好的辅导"。所以商务以出版界的权威来提倡新文化，和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成为南北两大主导。这不能不归

功于北大的蔡元培、商务的高梦旦。

谈到四角号码检字法，大家知道是王云五创制的，实则不然；那是由高梦旦鉴于《康熙字典》检查困难，他苦思力索，改革部首，其法但管字形，不管字义，把旧字典的二百四十部，就形式相近的并为八十部，并确定上下左右的部居；这样他自己认为不够彻底，再事研究，又经过几度改进。一九二〇年，王云五入商务，他知道王对于此道，颇感兴趣，便把自己钻研若干年的成绩交给王来完成罢了。

他的著作，有《十三月的新历法》。这是他读了沈括的《梦溪笔谈》而引起研究的。又《简字方案》、《度量衡方案》、《废两为元后处理辅币的小问题》。

张元济，字菊生，海盐人。一九五七年九十大庆，各界人士为他祝寿，曾经热闹过一番。他兄弟三人，都生长粤中，原来他的父亲官广东某县知县。父亲故世，家道中落，靠着他开门授徒，和应书院课试所得膏火钱，聊以度活。戊子中举，壬辰点翰林，授庶吉士；后受上海南洋公学之聘，任译书院院长。为了印书，常到商务去校勘，遇到了夏瑞方，两人一谈，非常谈得来，夏正想扩充商务出版事业，便聘他主持编译事务。当军阀总统曹锟执政时期，拟印《四库全书》二百部，为流传保存之计，曾委朱启钤为监印《四库全书》总裁，电请张元济入京商议印书事宜。结果没有成为事实，原因乃曹壁人李彦青从中向张私索三万元，张不屑和这卑鄙无耻之流打交道，就向朱启钤婉谢。说："印这部《四库全书》，卷帙浩繁，须历时五年至十年之久，且目前国内所有的纸张，尚不够用，商务印刷厂条件又太差，只能以后再谈。"过

了若干年，商务才承中央图书馆委托，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据故宫博物院所藏文渊阁本，缩成六开本，共一千九百六十册，于一九三五年全书出齐，也都是张元济从中计划的。后又就经史子集四部中各选其一，如《皇祐新乐图记》、《绍熙州县释奠仪图》、《家山图书》、《钦定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书版尺寸，完全照着原式，用宣纸朱墨两色套印，粉连史纸衬叶，卷首有校勘官衔，黄色标签，封面分用四色彩绸包装，一如文渊阁藏本原制。

张所主持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由商务发行，这对于史学界是很有功绩的。他不惜资金，搜罗宋元旧刻本，一一影印，然旧本年代久远，不免有残缺及烂叶等情，他就登着广告，访求诸史阙卷，甚至有些流入日本和欧美各国图书馆、博物馆的，便设法拍着照片本弥补缺憾。有些原底黯黑，影印不清楚的，就原底填描白粉衬托出来，真是惨淡经营，不遗余力。结果，各史都很满意，只有旧五代史得不到薛居正原书，不得已求其次，用吴兴刘氏刊原辑大典本。但一方面仍登报重价征募薛氏原书，始终没有藏家应征才罢。

在影印《二十四史》之前，曾发行《续古逸丛书》，就宋刊原式影印，开中国复印善本古书之新纪元。又创立涵芬楼，由涵芬楼扩充为东方图书馆，全馆虽毁于一二八之役，然涵芬楼所藏古籍得免浩劫的，尚有数万卷。这种功绩，是昭彰在人耳目，不容湮没的。

胡朴安别署半边翁

南社诸人中，治朴学的，当然要推安徽胡朴安了。傅红薇称他："痒学鞠教，甄文综献"，朴安确可当之无愧。他名韫玉，和他的亡弟怀琛，人家比诸云间二陆。他苍颜硕体，有青鞋布袜之风。喜遨游，足迹半中国。曩年曾和傅屯艮、高吹万同作金焦梁溪之游。每至一处，屯艮诗必先成，吹万、朴安和之成帙，刻《京锡游草》一书，如北固楼、六朝柏、松寥阁、夕阳楼、吸江亭、中泠泉、金山寺、万顷堂、项王庙、郭璞墓，都有题咏。黄宾虹画师且为作图，成为一时佳话。

他除南社外，又复加入鸥社、国学商兑会、中国国学会，诗酒联欢，兴致不浅，和甯太一、刘约真、潘兰史、黄晦闻、徐仲可、蔡哲夫、林学衡辈，尤为莫逆。民国元年，宋渔父主持《民立报》，朴安也为民立记者，寓居国学保存会的藏书楼中；渔父时常到藏书楼去阅书，对朴安说："中国的学问，很是广博，惜乎散见各书中，没有整理过，你既留心国学，为什么不担任这盛业呢？"其推崇可知。他又和苏曼殊是极熟的朋友。有一回，朴安赴友人的宴会，路上逢到曼殊，他问曼殊到什么地方去？曼殊说到朋友家去饮酒。他又问曼殊友家在何处？曼殊却茫然失忆，反问朴安何往？朴安说，也是到朋友家去饮酒。曼殊欣喜道那么同去吧！到了那儿，恣意

饮啖，不问主人为谁，实则朴安之友，并未招曼殊，招曼殊的，另有其人。朴安尝将此事告诉同社，引为笑话。

他主讲持志大学、正风文学院、光华大学教授多年，又曾担任《民报》主笔，和管际安同事。后来朴安和际安同筑一舍于沪西延平路，因为两人署名都有一安字，便题住所为"安居"。

朴安藏书很多，尤以关于许学一方面，最为完备。某年忽患中风，幸医治得早，得以无恙，但说话已口齿不清，身体半边不能活动如意，可是尚能写作，署名半边翁。后来专攻《易经》，深病从来解释《易经》大都玄妙难测，不宜初学，他便自抒所得，用极浅显的说数，证以目前的事物，成十万言的《易学新解》。这种贡献，有功于国故不少。他曩昔作文，往往古奥渊茂，后乃随便出之，成为通俗化了。

黄摩西撰长联

一代奇人黄摩西，生于海虞，不修边幅，蓄发很长，仿佛雨后丛生的乱草。他掌教苏州东吴大学。教室中，前三排学生都不敢坐，因为他不栉不浴，发出臭气，怪难闻的。可是他上课时滔滔汩汩，趣味横生，却颇有吸引力量，于是学生们纷纷带了香水精来解秽。

他为任课便利计，便在附近严衙前赁一楼屋居住。这屋是查小山的故宇，很是宽敞，他就辟一室，称为"揖陶梦梨拜石耕烟室"。原来他深慕石斋梨洲陶庵九烟之为人，所以有这累累赘赘的榜额。其中并悬一联云：

黑铁铸神州，盘古留魂三百里；
黄金开鬼市，尊卢作祟五千年。

少骛道家言，日咳朱砂，又习剑法及诸异术，常尽月不寐，数日不食。独游山中，往往入夜，趺坐宿岩树下，友朋促席，剧谈累宵尽，客倦仆，他却滔滔忘日时。他与章太炎先生善，而议论多相左，然与人言，未尝不称太炎也。

自武汉兴师，他奋然欲有树立，一日出门乘火车，至车站，则两足忽蹙，大哭而归。继政府北移，当涂痛毒，海内骚然，益愤闷不自聊，笑哂无恒，数月而卒。其时为民国二年

癸亥夏历九月十六日，金鹤望为作一传。

他的著作，有《中国文学史》，充东吴大学课本，复由国学扶轮社印行，惜乎该书只写至明季止，清代没有续成。又《摩西词》八卷、《蛮语摭残》一种、《小说小话》一种，都是载在《小说林》上，署名"野蛮"的，便是他老人家。又《银山女王》小说、《石陶梨烟室集》两卷。所谓《摩西遗稿》，是庞檗子代他搜集的，不料没有印成，檗子病殁，遗稿不能刊印；后来凌敬言代为征集，得文二十七篇、诗八百三十五首、词二百三十六阕，谋刊印也没有结果。

他生前有一恋人程稚侬，遇人不淑，常以《石头记》晴雯自况，奉母居紫兰巷，他就移居其家。稚侬爱他才，常以诗词请他指导，后来她的夫家强要把她卖入平康中，她惊骇逃匿，不久郁郁而死。他制一长联哀挽她，长四百多字，为从来挽联所未有。

他和王均卿也是友谊很深的，其时沈三白的《浮生六记》，外间尚没有刊布，均卿忽得了手抄本，给摩西瞧阅，摩西大为赏识，把它逐期发排在东吴大学所出的杂志《雁来红》上，从此轰动一时。均卿又把六记搜罗在他所编的《说库》中，外间才纷纷翻印，直至今日，这书已很普遍的流传，可是那最初来历，知道的尚不多哩。

他原名振元，字慕韩，又常自称"黄人"。

农劲孙的养生术

《近代侠义英雄传》里的人物农劲孙，我曾晤见过一次，这时他已九十一岁了。我觉得他虽白须飘飘，然神清气爽，耳目聪明，齿牙毫不动摇，走起路来，和少年差不多，很是轻快。

我就叩问他的养生术。他说："没有什么方法，只是每次进食，不使过饱，葱蒜烟酒许多有刺激性的东西都摈绝不进。夜间睡眠约五六小时，起身是很早的。人家称誉我或毁谤我，我都不加喜怒，身心泰然，一些没有负担。那些戏院舞榭热闹场所，从不涉足，原来好鸟枝头，落花水面，足以适我情意，不必再求其他娱乐了。最好在崖巅林隙，仰卧看云，机心消失，禽类自来和我亲近。到这时候，仿佛天地即我，我即天地，似乎前贤天地人三才之说，未免多此名目了。"

我又问他，记忆力怎样？他说："事有当记和不当记，不当记的何必记，记了徒然扰乱心怀。不当记的不记，那么当记的也就容易记得了。"他又说："在童年时，喜欢和老年人相处，原来老年人见识既多，经验又富；相处久了，得益是很多的。但现在自己年迈苍苍了，却喜和孩子们混在一起。孩子们天真烂漫，有趣得很，不象那些老头儿一味人情世故，

处处虚伪作态哩。”

近年来一直没有晤见过他。近和朋友谈天，谈到了老人家。据朋友说他已于数年前故世了。他是宣城人，生于前清咸丰年间，不但擅武艺，也工文翰，书法是很挺秀的。

文物珍藏者侯病骥

友人周邦藩自无锡来沪，我就问他无锡耆旧侯病骥老人的近况，因已十余年不晤，不知他是否依旧矍铄。据邦藩见告，他今年八十有余高龄，状态龙钟，记忆力又锐减，什么都记不起来，即极熟的戚友，也须向他自报姓名，否则他就不知道你是何许人。那么旅食海上的我，想他老人家早已付诸淡忘了。

可是他的生平我却能记得一些，漫无系统地写些在下面。他名鸿鉴，字葆三，生于壬申十月十九日，取小阳春之义，乳名小春。又号梦狮，原来他母梦抱小狮而生，病骥是他的自号。他是南社诗人，幼从朱逊甫、俞仲还读书。逊甫、仲还都能诗，他渊源有自，十三岁便有《藏经阁诗集》。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擅绘事，朱逊甫也工六法，所以他也能作几笔山水，略似王耕烟。他授徒糊口，且复卖文，曾在一天中作赋七篇，大家惊为神捷。又附读南菁书院，常以经学得奖。他在无锡办报，为报坛老前辈。曾和裘葆良办《白话报》，后又和曾敬诒办《时务报》，兼主晚报辑政。开风气之先，尽觉牖之职，至今尚有人能道及他。

壬寅，他留学日本，入弘文学院师范科肄业，和袁叔舍、经亨颐、刘揆一等同学。留东同人办《江苏报》，他写《哀

江南》及《哲学概论》等，学费不够，便译日文，得稿酬借以资助。又代云南李湛阳编《考察日本商业教育武备日记》十二卷，都十余万言，李赠以四百元作为酬报，他就购置了器械标本，为返国办学作一准备。返国后，他的夫人冰兰任绍兴明道女学教员，他就和夫人商办女学，那就是竞志女学校。他又办速成师范、商业半日学校，自编各校讲义。又译书月必数万言，更兼省视学，消耗精力，在所不计。后又任江阴南菁高等学堂学监，又赴津门南通学校讲演教育。接着又任课河南第一师范。又先后应奉天厦门诸校之聘，足迹所及，几乎半个中国。更游历菲律宾、爪哇、巴城、槟榔屿、新加坡等地，到处搜罗各种标本，以及科学仪器模型，并家传的金石书画汉唐宋元的古物，共有三万八千余件，都庋藏在他的"百一楼"中，非常珍视。朋友到他家里，都得参观摩挲一番，称它为"家庭博物馆"。不料"八一三"之役，完全付诸劫灰，这是他引为生平最痛惜的事。

王雪岑一夜植芙蕖

我喜搜罗挽近名人手札。有一通署名只一"恩"字，不知出于谁手。那时金息侯在上海，我就给他一辨。他一看就肯定地说，这是王秉恩写的。原来他和秉恩相知有素，因得习识秉恩的字迹。并告诉我秉恩的往事，我就把它记述下来。

秉恩，下世有年。字息存，号雪岑，四川华阳人。清同治癸酉举人，官广东按察使。当南皮张香涛设广雅书院，雪岑任提调，综理其事。时在炎夏，香涛葛衣凉鞋，坐水榭品茗，飒然风来，大有楚襄王兰台披襟之概，便笑着说："真好境地。倘使池有芙蕖，那么风摇绿蒂，露湿红芳，岂不更飘飘欲仙么！"雪岑在旁听了，默不作声，心中兀是计划着。

次日，雪岑即请香涛来赏芙蕖。香涛很为惊讶，试往一观。果然白白红红，烂若披锦。香涛因问用什么方法而能速成如此？雪岑道："这有什么难。罗致现成盆莲数十，连盆和花一起埋于池中罢了。"香涛欣然道："这比世俗传说高宗南巡，一夜建喇嘛塔，更为简捷了当哩！"

清末通行铜圆，创自张香涛，而主其谋的，实为王雪岑。《石遗室诗话》曾述及他，如云：

雪岑精日录校勘之学。书籍外，收藏金石字画甚富。相识

三十年，未尝偶齿及诗，屡索亦重闭不肯出。近始得其题图二绝句，固雅音也。题顾景炎晴窗读画图云：

花覆疏棂昼正长，牙签屋漏待平章；
池荷万柄千竿竹，举似家风秀野堂。
水木清华鬓碧桠，玉山雅集最知名；
千秋遗韵留图绘，不愧风流继阿瑛。

我录毕，忽于箧笥中，检得雪岑所书册叶，自书江口旧作：

岷江来塞外，万派汇东流。
过此波涛壮，方为汗漫游。
滩声初入耳，水势渐开眸。
指点沈舟处，金银气未收。

一水横南下，江原此正流。
沙宽山渐远，风紧浪初遒。
树藉云阴活，芜因雨色柔。
苍茫怀古意，东去是眉州。

练石遗索取不得的，我却于无意中得之。惜石遗已作古，不能抄录给他了。

钱红冰爱护生徒

现在的新教育，提倡尊师爱生运动，这确是我们固有的美德，应当加以发扬光大的。钱红冰是数十年前的一位爱护学生的老教师，他有那么一段故事，今天来谈，仍起着启示作用，足为我们做教师的模范。

近年高葩翁检得钱红冰的诗笺，他知道我搜罗南社文献，便把这诗笺送给我，那是非常可感的。原来钱红冰，名原贻，有平湖才子之号。他很早就加入南社。我的同事方冲之看到了这钱红冰诗笺，就告诉我，红冰先生是他的老师。这时松江有柘湖书院，红冰住在书院中，担任国文课。冲之肄业该院，也寄宿院中。红冰每晚睡眠较迟，他在临睡之前，总要到学生寝室中来视察一番：有否睡了没有把榻横头的窗关好；有否在睡梦中卸掉了被窝。他老人家就把窗代为关上，被窝代为捡起；并且轻声轻气的，不惊扰了学生。

有一次，冲之忽然咯血，镇日偃卧在榻上，不敢多动，深恐动了，血又上涌。但是要便溲，不能不起身，说厕所离开寝室相当远。正在踌躇的当儿，红冰先生恰巧走来，看到这情形，立刻阻止冲之不要劳动，说："我来替你想办法"。冲之以为他老人家一定为他找个校役来，岂知不一回，他老人家亲自提了个便桶来给冲之在榻侧便溲。这一下，却把冲

之感愧交并，顿时呆住了。他老人家反而拍着冲之的肩膀，安慰他说："这一举手之劳，不足介意的。"这事给冲之的印象非常深刻，真是所谓没齿难忘。

冲之又见告，红冰的文章，骈散都很出色。诗近晚唐。性嗜杯中物，饮酒半醉，兴致勃然，往往提起笔来做诗，异常敏捷，在他面前接触到的人，他就每人写赠诗一首，顷刻而成，似乎不加思索。且每人的身份，并和他的关系，都是适合贴切，不是滥调套语的敷衍，这真难能可贵呢！

吴友如和《点石斋画报》

我们的国画，一向是保守的，一成不变的；认为前人的作品已经到了最高峰，好象无可进展了。画花卉的，总是在题识上写着仿黄荃或赵昌；画山水的，也总写着临倪迂，学大痴。这样一来，在艺术上有了限制，大大的削弱了创造力。但在数十年前，却有了一位在绘画界别树一帜的画家，那就是吴友如。

吴友如，江苏元和人，名嘉猷，从小死了父亲，很是孤苦，由亲戚介绍在阊门城内西街云蓝阁裱画店做学徒。这云蓝阁是兼卖书画的，那些书画大都陈腐粗俗，不堪入目；不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蜡笺对，便是什么"关圣帝君"、"姜太公钓鱼"、"张仙送子"等画像。即使画些山水花卉草虫翎毛，也是幼稚平凡，没有些儿艺术价值。这种作品，大家都叫它"作家货"，主顾都是来自乡间不解文化艺术的老农民，买了去用来遮遮墙壁罢了。就苏州来讲，卖"作家货"的地点，一部份在城中玄妙观内，一部份便是阊门西街一带，所以云蓝阁的营业是比较兴旺的。吴友如在这书画氛围中瞧得多了，也能动笔描摹。附近有位画家张志瀛，看见他的作品，认为笔致不俗，可以造就，便尽心竭力的加以指导。吴也的确聪明灵巧，没有几个月，有飞速的进步，

什么都能画，那人物仕女，更为擅长。渐渐的一班士大夫们也赏识了他，送润求他作画，且比他为明朝的仇十洲。那仇十洲是漆工出身，后来作画，却能享着盛名。

吴友如的声名一天天的大起来，甚至清朝皇室也招他绘图。吴费了几个月工夫把画完成，因不惯束缚，急急的南还。他路过上海，这时申报馆附设的点石斋，正发行《点石斋画报》，每月出版三期，随《申报》附送，也可以零售，每期五分，便请吴友如担任绘画主干。这画报是用连史纸石印的。石印在中国，以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刷所为最早，由法国人翁相公及华人丘子昂二人主持，然所印的，仅限于天主教的传教印刷小件。石印成为书册，那点石斋可算首屈一指的了。吴友如在这石印有利条件下，就把新事物作画材，往往介绍外国的风俗景物，那高楼大厦、火车轮船，以及声光化电等科学东西，都能收入尺幅。当时一班守旧的画家群起反对，以为这样的画，失掉画的品格，直把吴友如骂得狗血喷头。但他置诸不理，一心从事新的写真。他说："绘画当跟时代而变迁，时代有这东西，尽可取为画材。我们瞧了宋元人当时作画，也不过画些眼前景物罢了。那么现在既有新事物和我们接触，为什么要把它拒绝呢！"经他一提倡，跟随他的有金蟾香、周慕桥、何元俊、田子琳、符艮心、葛尊龙、马子明、顾月洲、吴子美、沈梅坡、管劬安等，画新事物成为一时风尚。且有好多作品，更具民族意识，如"会审公堂"、"大闹洋场"等都是。

可是，《点石斋画报》由英国人美查掌握，很受拘束，吴友如就借端告退，自己创办《飞影阁画报》，来和《点石斋画

报》竞争。这时，从前教导他作画的张志瀛正潦倒海上，便请张来画报馆工作。若干年后，坊间汇集吴的作品，印成《吴友如画宝》，在绘画史上放一异彩。至于吴的扇轴流传很少，原因他终年尽力在石印稿上，没有时间作其他挥洒。他画仕女，有《杨贵妃百花亭醉酒故事》，笔法娟静，能于改七芗、费晓楼、胡三桥外别成一派。他又画过《水浒传》及王韬的《淞隐漫录》，现已绝版，不易见到了。

《点石斋画报》自吴友如脱离后，顿觉黯然无色，因此注全力在印书方面。首印《康熙字典》四万部，没有几个月便销完了。第二批印六万册，恰巧科举士子北上会试，路过上海，纷纷购置，有一人买五六部，作自用和赠人之需，所以又争购一空，点石斋方面获得了一笔厚利。到了一八八一年，粤人徐鸿复设同文书局，有石印机十二架，职工五百人，翻印《二十四史》、《康熙字典》、《佩文斋书画谱》等，称为同文版。又宁人某开设拜石山房，和点石斋成为三鼎足。但这三家印出来的东西都是黑色的，直至富文阁、藻文书局，宏文书局的开设，才进一步有彩色石印。

程瑶笙精通博物

程瑶笙逝世已多年，他作画不论山水、人物、翎毛、走兽、草虫，都能得心应手，极挥洒之妙。他生平遗作，曾由商务印书馆用珂罗版印行，但只八十多帧，因向各收藏家借摄，很不方便哩。

他老人家精通博物，在苏沪各校担任博物课凡若干时期，所以他曾经说过："作画不能不先研究博物，否则笔下的造型，和真事物是有距离的。"他又很虚心受教，有一次作秋葵图，叶儿舒张，仿佛鸭脚，茎干作摇曳状态，花朵是浅黄的，全株开放，烂熳满眼，在整个画面看起来，从热闹中显出清疏，自秋丽里呈现雅韵，不愧是幅好作品。但有人提出意见，说："秋葵花早放夜收，开放是参差先后的，这样可兼旬见花，决没有一时齐开之理。"他听了认为言之有理，对提意见的深表感谢，把这已成的画幅揉了重绘。又某次宴会，大家谈笑，他忽然提出问题："动物中什么东西的耳朵为最大？"大家都认为："象的耳朵可以代表。"他说："不对，耳朵最大的当推老鼠。试把它的体格及耳朵为比例，为任何动物所不及。"由此可见他平日留意事物，真是无微不至的。

他生平杰作，要算那幅《九秋九虫图》。所谓九秋九虫，

就是要把九种秋花和九种秋虫绘画成为有组织联系，有章法位置的艺术品。以往的画家，只作九秋，从没有九秋中再加九虫，因太复杂难以涉笔的。他却富于创造力，绘成六尺巨幅，笔力雄健，可谓前无古人。据说吴兴名士周梦坡曾送六百元请他绘《百寿封侯》手卷，须画一百头猴子，极变化腾挪之妙。他正拟动笔，忽然双目失明，不得已把原润奉还，致书婉谢。若然这幅画绘成，可与《九秋九虫图》媲美了。

他论画颇有见地，曾经这么说："赵昌的写生、徐熙的没骨，虽称为生香活色，然总不及真花卉的妍丽漂亮。这是什么原因呢！经过研究，才知花瓣的薄膜，上面有无数的水泡，水泡具反射作用的。把花卉画在纸面上，任你怎样的艺术手法，不能具有水泡的反射作用，当然不及真花卉的妍丽漂亮了。"

他名璋，安徽休宁人，最奇的，他生的月日时辰，和死的月日时辰相同。

杨渭泉"锦灰堆"的代笔人

什么叫做"锦灰堆"，那是画家的游戏作品。不论一页旧书，半张残帖，以及公文、私札、废契、短柬，任何都可以临摹逼真，画成绦幅，所以一名"打翻字纸篮"。不过真个把字纸篮打翻了，那是杂乱无章的，所谓"锦灰堆"，却把那些东西，加以错综组织，有正有反、有半截、有折角，或似烬余、或如揉皱，充分表演着艺术意味，耐人欣赏。平素没有相当修养，是干不来的。

在上海有名的"锦灰堆"画家，谁都知道是杨渭泉，认为他是此道的唯一能手。杨于十年前逝世，大家都很可惜他。岂知杨是个有势力的商人，充满着铜臭气，对于绘画完全是个门外汉，一笔不能动的。这种作伪欺人，在旧社会里，是常有的事。

杨渭泉自己既不能绘画，那么所有的作品，当然有人代笔的了。那代笔者是什么人呢？便是现在上海市文史馆馆员郑达甫。郑是浙江镇海人，本在家乡任小学教师，喜欢绘画，尤擅临摹。那时的小学教师，待遇实在太低，不能维持生活，他没有办法，只得挟着他的绘画艺术，到上海来卖画。可是既没有大人先生的揄扬，又没有亲戚朋好的拉拢，一个默默无闻的穷小子，哪里有他立足之地呢？正在进退两难

之下，遇到了这个商人杨渭泉，把他招留下来。当时的郑达甫却认为绝处逢生，一切听候杨的摆布。

从此杨大登广告，印发润例，专绘"锦灰堆"；接到的画件，就命郑动笔，润金杨取六成，郑取四成，还须担负纸张笔墨及颜色等费。杨毫不劳动，却名利双收。这样共二十多年，欺世盗名的杨渭泉着实获得了一注财富。而郑却依然故我，过着吃不饱饿不煞的生活。后来市面受战乱影响，绘画生意没有了，杨便下逐客令，逼着郑回乡找工作做。郑回乡后，已不能在原校复职，结果只得上山打柴和入市卖烧饼为活。一九四九年后，郑又来沪，全国美术家协会征集他的"锦灰堆"，参加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又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

吴杏芬老人画的真伪问题

旧社会的作伪，已成普遍现象，在当时是不足为奇的；即以绘画艺术而言，如南社词人潘兰史，他能书不能画，但外间却有他的画梅和荔枝，实则是李博亭一班人替他画的。又如鸳鸯蝴蝶派的首脑徐枕亚，居然登报卖画，所作山水，也是有幕后人物的。最可笑的，有人在字纸篮中找到一帧画马小幅，大约是什么画家打的画稿，所以既没有题款，也没有印章。但纸幅虽已团皱，却尚完整不缺。那个人动了脑筋，原来他认识康有为的，他就把这幅画装裱了给康瞧看，请康在上面写"天马行空"四个草书，并题一款。他就把这幅画大加宣传，说康不但能书，且能作画，可是画极矜贵，不轻易动笔的，这幅是偶然兴到为之，是怎样的稀珍可宝。结果由某富商收了去，那人获得很大的代价。

谈到吴杏芬老人，她是歙县吴子嘉的女儿，嫁给同邑唐昆华。寄寓上海，卖画数十年，在画坛上享着盛名，直至一九二八年中风逝世，年七十八岁。她的后人为她印了《杏芬老人遗墨》一大册，内容如仿马远山居图、仿恽南田没骨花卉、仿仇十洲秋院宴乐图、仿沈南苹双鸠花鸟玉堂富贵、补铜器拓本岁朝图等，都是很精雅的。黄太玄撰传，李秋君录写，又有《十八省名胜图》，那是生前即印行的。当一九一〇

年，意大利开竞赛会于罗马，杏芬也有作品参加，意大利皇后很赏识它，斥资购藏。杨东山所撰的《唐母画史》，提到这件事。所谓唐母，原来杏芬的儿子吉生，是绘山水有名的。这样的郑重介绍，那么她的画没有怀疑的了。岂知事实恰巧相反，她只能绘几笔花卉，巨幅是不能胜任的，所有画件，如人物由沙辅卿代笔，山水由汪仲山代笔，陈寄垄有时也代绘山水，叶指发代作花卉；因为这几位画家，润笔都较便宜，杏芬订润贵，一个转手，却名利双收了。

高野侯画梅的劲敌

杭州书画家高野侯，名时显，字欣木，他藏有王元章的一幅梅花，非常珍重，所以把"梅王阁"三字作为他居室的名儿。他自己也喜为梅写照，逢到作画，常在缣素上钤着"梅王阁"三字的印章。他又很自负，另刻了"画到梅花不让人"的一颗印。实则他所作不过是一种文人画，墨梅较有韵致，红绿设色的似嫌秾俗，可是他没有自知之明，往往红绿的多，墨的较少。

有一次，举行一国画展览会，他对客挥毫，画着巨干的老梅。这时恰巧钱瘦铁在座，不觉技痒，也要画两三枝梅花和他竞胜，同道中某君对瘦铁说："既然'画到梅花不让人'在先，你何必多此一举？"瘦铁答道："野侯先生'画到梅花不让人'，我却画到梅花不怕人呢。"说着便飕飕的动起笔来，苍古奇崛，野侯也认为劲敌。

野侯住在上海江苏路月村，便是"梅王阁"所在。阁的上面三层楼，住的是沈钧儒的弟弟蔚文，画得一手很好的花卉，也喜欢画梅，梅花旁边，钤"梅王阁上人"的印。人家说他太夸大了，蔚文答道："野侯住的是二层楼，我是住在三层楼上，当然是'阁上人'，这完全是事实，并没有夸大啊！"

一天，沈蔚文忽地笑着向野侯有所请求，野侯问明了，

才知要他画幅梅花。野侯说："这很便当，立刻可以给你画。"蔚文说："梅花不是经年开放的，开放的时候不过冬末春初，其余的时候，仅有叉丫的枝干，我要请求你画的不是开花的梅，而是叉丫枝干的梅，但须一看就能使人认识这是梅，不是其他的花木。"这一下却把野侯难倒了。结果还是画成一幅，可是表现不出梅的特点，没有办法，上面加上很长的题跋，无非借此充实画幅加以说明罢了。

褚礼堂作书一笔不苟

大家一致公认褚礼堂为金石家，实则他的书法秀雅疏逸，造诣很高，不过书名被金石所掩罢了。他对于写件，非常审慎，虽多至千数百字，绝少遗漏和错误，偶然遗漏或错误了，他便觉不惬意，必重写一纸。即写家信和给戚友的便札，下笔也是一字不苟的，甚至起草也端端正正，决没有只得自己识，他人认不清的弊病。

他鉴赏眼光是很精确的。这时上海的收藏家如张石铭、吴荷铭等，收购书画以及金石碑帖，往往请他审定真伪，得他一言为标准。于是一班古董商和书画掮客私行贿赂，请他指定兜售的东西为真品，他抱严正的态度，概行拒绝，说："我岂能因此而自堕人格！"

一九四三年，他贫病交迫而死，遗著很多，有《芬欣室随笔》、《松窗金石文跋尾》、《香篆楼胜录》、《角茶轩金石谈》、《弄玉丛话》、《松斋书画编年录》、《金石释例》、《散氏盘文集释》、《云峰山郑氏摩崖考》、《审定故宫金石书画日记》、《竹人续录》、《石师录》、《金石学录续补》、《续古玉图考》、《元破临安所得书画目校证》、《汉刻甄微》、《学隶浅说》等；有的已刻，有的没有印过，都是很有研究价值的。现在名书家沈尹默的夫人褚保权，也擅书法，便是礼堂的侄女。

苏曼殊遗墨《莫愁湖图》

记得柳亚子先生传苏曼殊，说他为"独行之士，不从流俗，奢豪好客，肝胆照人，而遭逢身世，有难言之恫。绘事精妙奇特，自创新宗，不依傍他人门户，零缣断楮，非食烟火人所能及。小诗婀艳绝伦，说部及寻常笔记，都无世俗尘土气。殆所谓却扇一顾，倾城无色者欤！"这几句富有概括力的对于曼殊的评价，确是允当无疑的。

我旁的不谈，只谈他的绘画。他不轻易作画，所以流传不多。据我所知，他的画汇成集子的有三种：一是他的女弟子何震所辑的《曼殊画谱》，这书没有见到过；二是南社蔡寒琼所辑的《曼殊上人墨妙》，共二十二幅，有章太炎题序，由李印泉斥资影印；三是萧纫秋所藏的曼殊画稿二十四幅，由柳亚子辑为《曼殊遗墨》，北新书局铜版印行。

他的绝句有"多谢刘三问消息，尚留微命作诗僧"。可见他和江南刘三有特殊交谊的。因此他绘赠刘三的画便有好多幅，如《黄叶楼图》、《白门秋柳图》，又山水横幅、团扇、折扇，更为刘三夫人陆灵素绘人物扇等，都是很精的。某岁刘三抱病，请陆士谔医师诊治。陆士谔不受他的诊金。刘三病愈，没有什么报答他，便把《白门秋柳图》作为酬谢品。士谔的儿子清洁瞧见了喜爱得很。这画就由清洁珍藏。清

洁行医杭州，画带到杭州去点缀他的医寓。不料抗战军兴清洁仓皇避难，这画失诸兵荒马乱中了。《江湖满地一渔翁》，这幅画是曼殊绘寄程演生的；《风絮美人图》，是为黄晦闻绘的；《汾堤吊梦图》，是为周庄叶叶绘的；《万梅图》，是为高天梅绘的。自演生、晦闻、叶叶、天梅先后逝世，这几幅遗墨，不知流落何处了。

曼殊在南京，常和赵伯先饮酒啖板鸭，既醉，相与控骑于龙蟠虎踞之间，一时称为豪举。曼殊为赵所作的，有《终古高云图》、《绝域从军图》，最后请他绘《饮马荒城图》，没有绘成，伯先因黄花冈失败呕血而死，埋骨香岛，曼殊表示不负宿诺，特地赶成，托友人把画焚化于伯先墓前。结果友人未曾焚去，大约尚留天壤之间。

曼殊来上海，往往寄寓邓秋枚所主办的国学保存会的藏书楼中。有一次，他和秋枚的弟秋马秉烛夜话，绘成山水直幅寄赠秋马，秋马视如瑰宝，曾出示同赏，尺幅虽小，但很精炼。《丙午重过莫愁湖画寄申叔盟兄》的一帧，现今庋藏在我处。这画曾印入《曼殊上人墨妙》中，纸本，纵约七八寸，横一尺许，画作远山荒堞，水波浩渺，垂柳板桥间，泊一小舟，僧人立堤畔似欲唤渡，意境很是超脱。墨笔不设色，更觉高古，原来这画是画给刘申叔的。申叔也常寄寓邓秋枚的国学保存会中，申叔留画会中没有携去，后来申叔病故，画归秋枚保存。数年前秋枚逝世，画为其弟秋马所有。秋马喜欢搜罗明代名人尺牍，我把旧藏一部份明人信札赠给他，他慨然把这幅《莫愁湖图》让给我，我就请吴眉孙老诗人题写了几个字，配着镜框，悬挂在我的纸帐铜瓶室中。前

年秋马又下世，那幅秉烛夜话所写的山水直幅，不知如何着落了。

这幅《莫愁湖图》山水苍茫中著一僧人。为秋马所绘的山水直幅，也有一僧人独立高冈。又他生平唯一杰构《白马投荒图》，那个僧人更突出；据云他的画著一僧人，即为自己写照，寄托他的身世之感，这和郑大鹤画山水必著一鹤，同一风格与意义。

其他曼殊的画，陆丹林那里有一幅，寥寥数笔而已。梁烈亚有一扇，据烈亚告诉我，扇上山水是出于曼殊手笔，惜乎没有署款。又某岁曼殊东渡省母，临行画纨扇十余柄，分送朋友，留作纪念。听说柳亚子处尚有留存。现在亚子已逝世，所藏的文物，捐助苏州博物馆，不知道曼殊画扇是否在里面。

几被毁去的宋人画册

曾任商务印书馆经理，并兼发行所所长的李拔可，名宣龚，号观橲，闽县人，前清甲午举人，和戊戌六君子之一林暾谷相友善，为诗都取法后山，有名于时。他收藏书画很富，尤喜伊墨卿的隶书，所蓄精品都数百件，因称其居室为"墨巢"。印有《墨巢秘笈藏影》，为艺林所珍赏。更稀罕的，要推《天籁阁旧藏宋人画册》，那是世间的瑰宝。

所谓"天籁阁"，是明代鉴李项子京斋名。所以册内印章累累，什九出于项氏手钤；如"天籁阁印"、"清夜无尘印"、"项墨林父秘笈印"、"墨林秘玩印"、"子京父印"、"项墨林鉴赏印"、"项子京家珍藏印"、"墨林山人印"，后来曾归太仓王奉常家藏，又有"烟客真赏印"。该册辗转入李氏手，便借给商务用四色版影印，宋锦装帧，非常名贵。商务编译所有保险箱，箱大于屋，四面装置，甚为坚密；李氏于影印之后，即把画册存储该保险箱中，认为这是最妥贴没有的了。不料"一二八"之役，日军侵闸北，廿九日，商务总厂最先被日军抛掷炸弹着火，总务处，第一、二、三、四印刷所及各栈房全部被毁，二月一日编译所及东方图书馆又被纵火烧毁。当时的纸灰四处飞扬，远及南市徐家汇，都因风飘堕，为文化上一大损失。李氏的宋人画册原迹，封锁在保险箱中不及

取出，于是日夜焦虑，为之眠食不安。后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商务负责人员前往闸北，检点劫余的东西，那保险箱因坚密异常，日军打不开，幸得保存。用钥匙开锁，那宋人画册原迹尚在其内，但当焚烧时，火势逼灼，画册原迹的四缘，有些焦痕，尚无大碍，那真是不幸中之大幸。

最近政府为提倡古代传统艺术，已把这本画册复印出版。至于那部原迹，一自李氏逝世，不知道流落到哪儿去了。

黄公望唯一名画《富春山居图卷》

中国的绘画艺术，在世界美术史上占重要的一页，尤其元代的黄公望、王叔明、倪云林、吴仲圭那四颗巨星，光芒照耀着整个艺坛，给予后代美术工作者不少的帮助和指示。四巨星中更以黄公望为最突出。

现代的艺人，都须实际体验生活，黄公望在数百年前便是一位体验生活的实行家。他是擅画山水的，画山水必须把真山水作为范本。所以前人有那么的记载着："探阅虞山朝暮之变幻，四时阴霁之气运，得之于心，而形于画，故所画千丘万壑，愈出愈奇，重峦叠嶂，越深越妙。""每欲濡毫，则登高楼，望云霞出没以揣其胜。"他经常把自己的精神和大自然打成一片，然后化成一点灵趣，在笔触上泄露出来，成为加工的真山水，当然耐人玩味。

前年冬天，在上海举行的宋元明清名画展览会中，我对于黄公望唯一名画《富春山居图卷》，注视欣赏了好半天；虽只短短的一段，但是苍茫沉郁，精气动人，似乎在翠微杳霭之间，看到他老人家幅巾杖履命侣啸傲的情况；因为他晚年在富春山水佳胜处，居住了很长的时间，这幅《山居图卷》，就在这时绘成的。

谈到这《富春山居图卷》，流传到现在，是有线索可考

的，不但这样，且有传奇性的一则小故事。我们在展览会中所看到的，那是残卷，为名画家吴湖帆所珍藏，全卷共长二丈四尺，黄公望晚年花了若干岁月才完成这精心杰作。他自己题着："至正七年，仆归富春山居，无用师僧往。暇日于南楼援笔写成此卷，兴之所至，不觉亹亹，布置如许，逐渐填札，阅三四载未得完备，盖因留在山中，而云游在外故尔，今特取回行李中，早晚得暇，当为著笔，无用过虑。有巧取豪夺者，俾先识卷末，庶使知其成就之难也。"作画的年代和经过，在这题识中交代得很清楚了。这画到了明成化年间，由吴中沈石田收藏；弘治元年，被樊节推所得，那时石田已遗失，流入市间，樊节推重价收购。石田知道了，写了一篇题记。隆庆四年，归梁溪谈思重所有。到万历二十四年，为云间董其昌"画禅室"中物，王百谷、周公瑕都欣赏过，董在卷后加一长跋，叙述此卷的来历。后被荆溪吴之矩获得，由之矩传给他的儿子囧卿，囧卿出示邹之麟，邹又加题跋。囧卿在城中建一别墅"云起楼"，在池沼旁边又筑小室"富春轩"，便是藏《富春山居图卷》的所在，可见它的珍贵了。

事实往往有绝端矛盾的。吴囧卿是这图卷的爱护者，却又是这图卷的摧毁者。他没有儿子，临死时，他嘱咐家人把《智永千字文》和《山居图卷》投火为殉，这和李世民把王羲之《兰亭序》殉葬同一荒谬举动，使艺术界遭受无可补偿的损失。那么《山居图卷》既然付诸劫火，现在我们寓目的卿里来的呢？其中就有一个小曲折。因为《智永千字文》是囧卿临死的前一天焚化，这时囧卿神志尚清楚，他亲自监督家人投火的。《山居图卷》是下一天焚化，他的侄子吴静庵恰

巧赶来，知道了，立刻抢救，用另一图卷来替代，好得这时倒卿已入弥留状态，不很清楚了。可是火势很炽猛，图卷抢出来，已毁去前面五尺左右，那前面五尺，画的是城楼隐约，平沙无垠，为富春江口出钱唐的景迹；五尺后，才是峰峦云树，坡石起伏，恽南田称它："凡数十峰，一峰一状，数十树，一树一态，雄秀苍茫，变化极矣。"现在能得保存残卷，我们在丹青缣幅间，得赏峰峦云树之奇，这不能不归功于吴静庵一举手之力。

倒卿临死，境况不很好，他的儿子打算把那图卷让给识者父执邹之麟，可是邹没有资力。只能售给秦兴季四是，此卷已分成前后两段。前段一名《胜山图》。康熙间为新安吴寄谷所得，辗转入广宁王廷宾手。同光间，收藏陈氏家，经过丁丑战乱，文物散出，上海汲古阁主人曹友卿，以《山居图卷》请吴湖帆审阅，湖帆爱不忍释，出家藏商彝周敦古铜器易之。可惜没有跋语，友卿向原主寻索，那广宁王廷宾的题跋已在废纸篮中，找出合装。为梅景书屋清阙之憾，不轻示人；此次他看到政府当局重视书画文物，爱护不遗余力，也就慨然让归公家，为有目者所共赏。这确是值得令人兴奋的好消息。

上面说的是《山居图卷》的前段，至于后段，也是较长的一段，怎样呢？后段在康熙间，为王鸿绪尚书所有，乾隆间，归朝鲜安仪周，后安氏家道中落，由一姓傅的进呈御览，为清宫内府所藏，民国时代藏故宫博物院。十多年前被运往台湾。希望有一天，这《山居图卷》前后段并在一起，给我们爱好书画艺术的饱眼福。

裴伯谦失书画

元宵节，海滨耆老会举行了春节联欢。我虽没有耆老的资格，可是也在被邀之列。我和秦玉甫翁同席。秦翁和裴伯谦生前很熟稔，就为我谈着伯谦的逸事，确是掌故的好资料。

伯谦参端匋斋幕府，和李葆恂为同时的两大鉴赏家。但李葆恂只能断书画的真赝，而说不出所以然。伯谦不但目力精确，且能头头是道，加以剖析，听的人为之悦服。因为伯谦自己收藏很富，见多识广，都从经验中来，为人家所不及。

海内闻名的"壮陶阁书画"，都是他的藏品；那"壮陶阁"印，出于黄佐臣手刻。佐臣治印仿皖派，也是匋斋幕中人。伯谦家在霍丘，却流寓无锡。吸雅片瘾头极大，家中人也多有阿芙蓉癖。据人传说，他家每天雅片烟灯所耗的油，须十斤左右，那是多么惊人啊！

这时已入民国时代，匋斋在四川被杀，他觉得开销太大，渐渐不支，便把家移返霍丘，他自己入倪嗣冲幕府当秘书。某年，霍丘遭到战事，家中人知道他十六大箱的书画，都是纸白板新的精品，价值是很可观的。深恐在兵荒马乱中被劫掠，家中人把十六大箱藏匿在柴间里面，且有一极名

贵的自鸣钟，也塞在柴堆中。不料事刚就绪，军队已到，向他家搜检，搜检不出什么，正拟退出；岂知自鸣钟忽地在柴堆中报起时来，于是自鸣钟和十六大箱书画一齐抄去，毫不留存。伯谦事后得讯，大为懊丧。从此逢到任何名贵书画，却当做过眼烟云，不再收购。

伯谦自恃才高，锋芒毕露，曾经触犯了岑春煊，以致流戍新疆。写有《河海昆仑录》一书，最初是木刻本，后归中华书局铅字排印，已稍有窜易。此外尚有诗集，都是古风，没有近体。

水石盆景专家孔志清

孔志清之死，水石盆景专家又弱一个了。他是擅绘松鼠的孔小瑜的哥哥，浙江鄞县人。抗战前，他设花铺于城内孔庙左近，后来他迁到海格路（今常熟路）。一度和周瘦鹃合作举行盆景展览会。瘦鹃的出品，偏重于盆栽方面，志清却多水石盆景，如小孤山、赤壁夜游、石钟奇迹等等，空蒙澹静，对之令人悠然意远。志清的盆栽和盆景，是经常陈列在那儿的，我每次走过海格路，必于其间逗留赏览一下，因此就和他相识了。

记得有一次，无意中遇到画家贺天健，也驻足在那儿。天健指着一棵盆松说："这是何等天矫可喜啊！"我们俩对着出神，足足有半小时之久。志清是嗜酒成癖的，找到岩石，他必细锉缓凿，使它符合丑皱透漏的标准。这时他傍置紫竹小茶几，上面备酒一壶，油煎豆或花生米一碟，便是下酒物，自斟自酌，一手持石，对它端详平视，然后饮一口，把石锉凿一下，日之夕矣，斜影婆娑，他兀是在篱角几边，饮凿不已。这样经了好多天，一石才算琢成，配置盆中，坡陀起伏，自有宋元人画意。他有一习性，隔宿粮充，他的盆景，不轻易卖给人家，人家要它，他故昂其值，不折不扣。逢到阮囊羞涩，没有办法，那就廉价出让，虽半值也就脱手了。

沈心海的品花会

在三十年前，画坛耆老，当推沈心海。他是钱慧安的嫡派弟子，花卉、山水、人物都很擅长，更精仕女，所作遒秀古艳，一洗甜俗妖媚之习，后来谢闲鸥画仕女，便是师承他的宗法。

他腰脚很健，年近九十，任何东西都吃，从来不知道什么消化和不消化。且能步行三十里不觉疲乏，人家问他的养生之道，他说："生平不晏起，清晨必散步庭园中，赏玩花木一二小时，然后进餐治事。处境不论顺逆得失，都漠然不很关心，随遇而安罢了。且绝对不观细字书，黄昏时从不动笔写作，所以目力不亏损，尚能作工细仕女，不戴眼镜。"他的行径，恰和卫生之道，不谋而合的。

他居住沪南西仓桥头，屋后有园，他栽植了许多花木，四时发荣，红紫不断，绘画之余，往往徘徊其间，观赏为乐。有一次，丛卉中忽产生灵芝，高四五寸，上端作云层之状，色泽紫褐。按着旧说："芝为瑞草，服食之可成仙。"实则芝属于菌类，没有什么稀异的。他获得了却引为祥瑞，他本来和诸同志有品花会的结合，每月举行雅集一次，来会的例须携一珍奇花木，大家公评，优胜的举杯祝贺。他既得灵芝，即邀请品花会诸友，赏芝饮酒在他家里，酒罢对客挥毫，画《采

芝图》以留念。

真如有黄氏园，主人黄岳渊搜罗珍卉异木，不遗余力，著有《花经》数十万言，心海老人时常到那儿去玩玩，对花写生，极风偃雨倾、日照烟笼之妙。

记南市三杰之一——叶惠钧

阅《近代史资料》，颇多关于辛亥革命的掌故，因此想到当上海光复时，有所谓南市三杰。一个是李平书，其他还有两位，即沈缦云和叶惠钧。现在来谈谈叶惠钧吧！叶从小就死了父亲，读书没有成功，只得学生意。但是他颇以学问未成，引为遗憾。

清代末年，王韬、何桂笙辈，为报界的有名人物，叶惠钧和他们很亲近，时常就之学习研讨，得益很多。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上海成立商团，公举叶为商团公会会长，保卫地方，很有功绩。这时南市一带，往往在昏夜发生盗案，名为"采灯花"。上海道蔡乃煌谕知叶惠钧出动商团，协力捕缉，并贴着告示："有反抗商团者，格杀勿论。"一方面详文两江总督，请发步枪及子弹，更自购杂色枪械以便应用。

这时叶已看出政府的腐败无能，他就私下和李平书、沈缦云加入同盟会。又组织爱国会及全国商团联合会，声气非常宏大。后来武汉起义，上海亟谋响应，他即率领商团，密谋从事。九月十二日，上海道致电南京督署，报告："上海革命党起事，商团亦有反抗政府之谋。"同时陈英士入江南制造局劝总办张楚宝献局投降，张力斥陈为叛逆，因而被

执。叶得讯之下，便和李平书、沈缦云等，痛哭宣誓，立令商团会合党军围攻制造局，大家奋勇当先，把防营击退，救出陈英士，共商善后事宜，上海才得光复。

上海既光复，苏州江宁纷悬白旗，打下共和基础。民元元旦，孙中山先生就临时大总统职，叶亲率商团三百人护送入都。下一年，袁世凯谋为帝制，派郑汝成驻兵上海，悬五千金赏格买叶惠钧一颗头颅，叶不能再留，逃到海外去。直到袁氏八十三天皇帝结束，才回到上海，尽力地方公益。曹锟举行大贿选，他和总商会诸人通电反对。南京路惨案发生，他又组织委员会提出抗议。九一八事变，他任上海抗日救国会委员，兼义勇军训练委员会主席委员，及义勇军军官训练所所长。民国二十一年(公元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五日，病殁南市方板桥同庆街润寿坊寓所，年七十。有人哀诔他："国难方殷，天胡不吊，缦云之后，独此伧悼"云云，沈缦云死在他前，为日尚不久哩。

记上海耆绅——李平书

若然谈到上海耆绅沈缦云、王一亭，那就要连想及于李平书先生了。他讳锺珏，从小即负才名，楷法锺王，行书近赵松雪，圆润明净，很有声誉。光绪乙酉的优贡，丙戌朝考一等，以知县签分广东，历宰陆丰、新宁、遂溪等县，曾一度和法人交涉，力争主权。张之洞督鄂，招他去襄助政务，很有成绩，后充江南制造局提调。

他又和王一亭、孙玉声、郁屏翰辈主办商余学会。这商余学会集合了许多爱国热烈的商界青年，从事革命工作。称为学会，无非为烟幕弹，掩蔽清吏的耳目罢了。那会址设在沪南一粟庵，后来迁至青莲庵。平书便是商余学会的会董，设法购备了许多枪械，改组为商团，每天到九亩地去操演，祈寒盛暑不辍。辛亥之役，陈英士攻打制造局，就是这班商团的力量。后来河山光复，陈英士为沪军都督，对于平书领导这班商团，奋勇当先，颇著勋绩，着实的优礼有加，一再颁奖。既而袁项城具帝制野心，深惧商团的阻碍，为先发制人之计，特遣他的爪牙郑汝成来，诬指商团为乱党，把所有的枪械一股拢见强迫缴了去，平书也被嫌，远游东瀛。

他在东时，读书赋诗，临写李阳冰篆书作为消遣，自号且顽老人。凡两年余，返国，便在昆山创设蚕桑学校。就校

旁的隙地，筑庐为休退养静之计，这时，他往来昆沪，颇觉自由自在。七十后，复以地方人士的公举，服务市政数年。

他生平嗜古，收藏唐宋元明清名画法书丛帖，特聘名画家王念慈替他鉴别真赝。每岁春秋佳日，常把他平泉书屋所藏开展览会，供人参观。他老人家，死于丁卯年的冬天。沪上人士，因他有功地方，醵金铸像，并议定私谥通敏。这铜像置存于大南门外的火钟楼头。抗战前，鄙人住在大南门阜民路，时常去瞻仰他的遗像，据闻这铜像至今犹完好未损。最近辛亥光复上海商团同志会，假豫园萃秀堂开了一个大规模的会议，拟在陆家滨辟地筑一辛亥商团为国捐躯的烈士纪念堂，把这平书铜像移到那儿去，设着石座供列出来，想平书地下有知，定必含笑色喜哩。

行刺宋教仁的凶手暴卒原因

宋案在民初轰动一时，为二次革命的导火线，历史上占着重要的一页。宋教仁，字钝初，湖南桃源人。从小没有父亲，长大了游学日本，十多年不归。他的老母想念儿子很是殷切，亲自写信催他回来，说他"知有国不知有家，知有亲爱的同胞，而不知有生身的老母。"宋捧书哭泣，便摒挡一切，作归国之计。

宋的参预朝政，是黄克强引进的。他和黄克强初不相识，一天，克强访友，友人家宾客满座，议论风生，只有一位坐着默不作声，可是英爽之气，自然充溢着。克强私问友人，这位是谁？友人告诉他这是宋钝初，便代为介绍，彼此一谈，很是投契，从此两人往还很密。

后来宋任农林部长，谒见袁慰亭，袁见他西服破旧，因问他这身衣服，穿着几年了？宋道："留学日本时所制，穿了十多年了。"袁称叹了一回，赠他银折一扣，说"为数无多，可置新衣。"宋婉辞不受，袁问他什么缘故，宋答道："贫是读书人的本分，今虽居官，岂能忘本，衣服稍旧，还能蔽体，何必注意形式呢！"过了几时，袁帝制自为，深忌宋的才干，不受拉拢，示意给总理赵秉钧。结果，由应桂馨招了一个亡命之徒吴福铭来，许他一千元的酬报，把宋打死。先给他二

十元和手枪一枝。吴化了十块钱买了一件大衣，吃了一顿较丰盛的晚饭，便投宿在一家小客栈中。次天（民国二年三月二十日）到火车站去行刺，身边已所剩不多了。吴眼力很好，居然给他射中要害。宋受伤后，送到车站附近老靶子路的铁路医院医治。那铁路医院专为铁路员工而设，规模并不大，办公时间一过，那主任医师便离去了，宋氏送来，由护士随便替他洗涤包扎一番就算了事。隔了一天，主任医师来诊察，设法剖治，可是流血过多，不治而死。吴福铭当场受擒，托名武士英，关在牢狱中，预备开庭审问。这一来，却急坏了和宋案有关的许多人，尤其应桂馨，一定要被武士英招出来。应是在上海替袁做特工的共进会会长，头脑是很灵敏的，这时情急智生，向狱卒行贿，夜间把武士英绑住，然后用许多层的豆腐衣蒙在他的脸上，武竟窒息丧命。死后检验，验不出伤痕，算是暴卒。这是刻曲溷叟告诉我的。叟在民国元年曾和应桂馨同事沪军都督府。事后，应的党羽把这秘密泄漏出来，所以是很真实可靠的。

《大共和日报》受袁项城津贴

《大共和日报》，在民初是很有声誉的。担任编撰的，有张丹斧、汪旭初，黄季刚、钱芥尘、淡善吾等。附刊称为《报余》，很多可诵之作。

这时扬州李涵秋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过渡镜》，清末载汉口《公论新报》，不久武汉起义便停刊了。涵秋拟把该稿卖给商务印书馆，该馆主持小说的王莼农认为没有多大意义，拒不收用。结果，《大共和日报》把它登载在《报余》栏内，改名《广陵潮》，居然大受读者欢迎；后来《新闻报》也载他的《侠凤奇缘》，涵秋的名便大红大紫起来。

钱芥尘不知从哪里获得了一部手抄秘本小说《玉桥李》，这书没有写作者姓名，记金兀术南下，胡兵四出骚扰，掠妇女置营中，以供淫乐。描写渲染，未免涉于秽亵，钱拟把这部小说发表该报上，当时汪旭初、黄季刚大不赞成，认为此等淫词小说，不但有关风化，而且也干禁例。钱以为秽亵处不妨删去，代以方框，结果刊载了一年多才登完。此后有人把这书加以删改，割裂原文，印成单行本问世，不是本来面目了。

该报一度受袁世凯津贴，言论丧失立场，但袁尚以为不够为帝制张目，拟改组为《大中华日报》，《大共和日报》诸人

便停止发行，纷纷入《神州日报》供职。袁又派遣一姓亢的带了巨款到上海来，想收买神州。这姓亢的肥硕似弥勒佛，坐定即打瞌睡，而肤体又很洁白，黄季刚称他为："羊脂白玉，行尸走肉。"但这人并不糊涂，知道南方舆论的激昂，不易应付，也就以"干不了"复命。因此袁别设《亚细亚报》，连吃两次炸弹，姓亢的却有先见之明哩。

《苏报》主持人——陈范

为了排满，酿成文字之狱，那"苏报案"是很著名的。《苏报》本是胡铁梅所创办，用他的日本妻子生驹悦出面的。在前清光绪二十三年出版（一八九七年），后来才让给陈范主持。这报是用有光纸印的，每天一张，有时加一附刊。报端横列着从右而左的《苏报》两隶书。馆址本在棋盘街中市，为扩充起见，搬到汉口路二十号。

陈范是湖南衡山人，做过江西铅山县知县，因办教案削了职，才住居上海。他痛恨官场的腐败，很想用清议来挽救中国。他原是保皇党，但主张却逐渐转变，由保皇而为排满。《苏报》文字充满革命色彩，如云："杀人主义，即复仇主义，以四万万人杀一人，能不快心！""辫发左衽之丑类"（左衽是衣襟在左面，为夷狄的服装）；"杀尽胡儿方罢手"；"驱除满族，光复中国"。触犯清廷的震怒，即令上海道袁海观查禁密拿，并委俞明震和袁一同向租界领事交涉。结果巡捕房出了拘票，到报馆来抓人，那拘票上所要抓的七名，陈范、陈梦坡、程吉甫、章炳麟、邹容、钱宝仁、龙积之。其实陈范字梦坡，一人误为两人。结果程吉甫、章炳麟、钱宝仁、邹容、龙积之都吃官司。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陈范的儿子仲彝也被逮，他自己却早跑掉，过着亡命生活，时

常弄得断炊。民国成立的第二年，他就故世了。死的日子，据《革命逸史》说是五月十六日，柳亚子的《南社纪略》说是正月十六日，不知道哪说是正确的。

他生前名号很多，除梦坡外，又有梦逋、忆云、叔柔、锡畴、瑶天、老蜕、蜕僧、蜕庵等等。某年大病很危，这时住在他朋友史采崖的西山蒜园中，就关照死后把遗体葬在红拂墓旁。所著《夜梵集》残稿交给采崖保存，可是没有死，直到真的死了，许多遗稿由采崖和陈范的妹婿汪兰皋重行整理，柳亚子、傅屯艮出钱助刊，名《蜕庵诗词刊存》。惜所印不多，又为非卖品，外间很难找到。他能画几笔梅花，画了题诗，随意给人，是十足的文人画，没有章法的。

齐燮元给上海人的印象

辛亥革命后，以窃国大盗袁世凯为首的一班军阀，争权夺利，造成混战局面，人民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军阀的罪恶，真是擢发难数呢！不过当时的战乱，大都在北方和湘鄂一带，江浙没有转入漩涡。自从甲子年江苏的齐燮元和浙江的卢永祥争夺地盘，双方大动干戈，那上比天堂的苏杭，也成为恐怖之区。

当战争行将爆发时，两省名流绅士奔走调停，尤其上海舆论界，天天作和平的呼吁。但齐燮元不顾一切，和浙卢开起火来，兵连祸结，人民纷纷逃难，弄得家破人亡。上海这时，尚有租界，租界上军阀势力是达不到的，依然"太平景象"，嗅不到一些火药气，有投机分子在这时发行一种"江浙战争预卜彩票"，有红的，也有绿的。红的是代表齐燮元，绿的代表卢永祥。每一张彩票，标价一元，任人购买，等到战争结束，如果卢永祥胜利了，那买绿色彩票的就是赢家，红的彩票是输了。齐燮元胜利，那就绿的输红的赢。结果绿的彩票销售一空，红的剩余很多。由这一点，可以看出上海人对于齐燮元的印象，非常恶劣，自然地成了这种趋势，并不是卢的力量一定比齐的强。

后来果然齐燮元失败，他的败兵沿路抢劫，他自己逃往

日本，人民恨得他牙痒痒地，把齐铸成铁像若干具，预备在遭过他灾害的地方列置起来，借此泄恨。这时袁叔舍老先生在上海，督管其事。

隔了若干年，日军侵华，齐做了汉奸，他的铁像，都给日军搬走。抗战胜利，齐被逮受审，枪决在南京雨花台下。谈到这事，却又有一段小掌故，那个雨花台相传梁武帝时有法师在这儿讲经，天花降落下来，是南京名胜之地。把雨花台作为刑场这种煞风景的事，是齐做苏督时所主张的。岂知他自己也就在他所主张的地点结果了生命。他字抚万，河北宁河人，北京陆军大学毕业的。

陈澂宇大胆上书

陈澂宇，是福建陈弢庵的侄子，名懋鼎，前清庚寅的进士，博学多才，尤善吟咏。陈石遗所编的《近代诗钞》中采录他的诗很多，友人赵泉澄的夫人陈澂恒，是澂宇的妹妹。秀慧能文，可以比诸谢家道韫；澂宇死，为兄整辑诗集，共四厚册。我因泉澄的关系，曾得一读，开端有唐蔚芝老人一篇序文，对澂宇的诗很推崇。诗多近体，风格峭冷，有北宋人意致。

据说，澂宇生前，诗稿不自珍惜，任它散逸，懋恒在故纸堆中东搜西集，经年才得录存，的确很不容易。还有说部译本《岛雄记》，该书是法国大仲马原作，即《基度山恩仇记》，澂宇用文言翻译，累累成为巨帙，署名"米达溪钓夫"，这是旅居外国时所译的。但没有译完，因病停止，有功亏一篑之憾。由澂恒代为结束，天衣无缝，若不说明，一些也瞧不出两人的手笔。

澂宇生前著作，除诗集和说部没有付印外，另有《易经注释》一书，现存北京故居，也没有刊行。他的北京故居，是李越缦的旧宅，泉澄更出示澂宇最后遗影一帧，剃发作僧装。原来澂宇晚境很不好，他的儿子名"英"，精世界语，不幸中岁故世，澂宇抱丧明之痛，便参禅学佛，无非祛遣烦闷

罢了。

有人告诉我，溆宇虽科举出身，可是头脑极新颖，曾一度上书清帝光绪，劝剪发辫，真可谓大胆作风。他生平不喜欢写信，和人有所接洽，近则用电话，若异地相处，便打电报。我是集藏近代名人尺牍的，溆宇的书札，从没有搜集到。

赛金花生在吴门萧家巷

凡到过吴门的，都知道玄妙观是城区热闹的中心点，横贯一条观前街。和观前街相近的路巷，住户密布着，萧家巷便是闹中取静的好所在。

据说萧家巷因萧王后代的子孙住在那儿，并由萧王墓而得名，那墓已平毁。在巷的中间，有家姓袁的筑着几间很精致的屋舍，厅堂前面留着一片空地，种些花木，有人指着告诉我，这儿就是萧王墓的故址。因为我早年住过萧家巷，并在这袁家处过馆，后来袁家做生意折了本，把这屋舍出让，改为志华医院了。

我所住的屋子，较袁家偏西一些，隔壁住着一位金石家王冠山，他名大炘，号冰铁，刻印和吴昌硕齐名，称为"二铁"，原来吴昌硕别号苦铁。又他擅书法，往还都一时名流。我家对门为吴江殷兆镛后人寄寓吴门的公馆。兆镛字谱经，道光进士，官礼部左侍郎，有《松陵诗征》、《玉尺堂诗文集》，所以这家姓殷的每年收田租，门上还标着"玉尺堂栈"字样。

那哄动一时的赛金花，在前清同治三年，诞生于萧家巷。那萧家巷是相当长的，东尽头为平江路，西尽头是临顿路。赛金花生在一个靠抬轿子为生活的穷人家，屋子卑陋，

现在早已倾圮改建，是靠在平江路那一头的，但指不出确定的门面了。或说赛生在周家巷，周家巷这地名是没有的；或说赛生在大郎桥巷，大郎桥巷在萧家巷的南面，也不是事实。

赛在吴门做娼妓，榜名"富彩云"，《孽海花》小说把"富"字改为"傅"字，那洪文卿状元纳她为妾，也在吴门。《小说史略》从《孽海花》谈到洪文卿说："尝典试江南，丁忧归，过上海，纳名妓傅彩云"，那是错误的。

末代皇帝的伙食帐

从前皇帝的生活，尤其是膳食，究属不知怎样的，这是大家都想知道一些。最近瞧到潘际坰和溥仪谈话，写着《末代皇帝秘闻》一文，有一段谈到皇帝吃饭问题，如云："溥仪说：'我记得当年在皇宫里每天只吃两顿饭，虽然有好几十样菜，可是真不好吃，千篇一律，味道也不好，简直象给死人上供的一样。当时不叫开饭，照规矩应叫'传膳'。一声传膳，从我住的养心殿到御膳房的路上，站着好几十个太监，非常快地就把一样样菜进上来了，菜都是老早准备好的。盛菜的盆子并不大，就是样数多。每天吃饭的时间大约在上午九点钟，下午四点钟光景，另外还有果盒，那是随时可以吃的。'"

巧得很，我的朋友钱玉斋，他藏着一本宣统二年七月份《膳房办买肉斤鸡鸭清册》，那就是末代皇帝的伙食帐，我就向他借来录一副本。

那本清册封面签条上宣统的"统"字上加一朱点，大约给溥仪过目，朱点还是御笔（这时溥仪尚幼，当然是摄政王所代）。这册子是连史纸本，每页有满文印章，小楷记录，字迹很工秀，末有"总理茶膳房事务大臣继"、"总理茶膳房事务大臣增"、"二品顶戴头等侍卫尚膳正维康"、"值年尚膳正

永福"、"三等侍卫永顺"、"三等侍卫福泰"、"领班侍卫全海"、"蓝翎侍卫景盛"画押。册中分"皇上前分例菜肉"、"皇太后前分例盘肉"、"瑾贵妃分例盘肉"，以及军机大臣、军机章京、上书房师傅、南书房翰林、懋勤殿翰林、御前太监、内殿总管首领、小太监、如意馆官员书画人等、敬事房写字人等、勾字匠役，名目很多。

每天所开菜肴，无非鸡鸭猪肉普通之品。比较特殊的，有"苏造各达肉"、"尖供尾庄"、"他尔金肉"、"克食盘肉"、"做卷塞勒"，大概是满州菜，不知道用什么配制的，每天菜肴差不多是大同小异，没有什么新花样。下面总结，如菜肉一万七千零九十斤八两，合银二千七百三十四两四钱八分。猪油八百五十一斤，合银一百三十六两一钱六分。肥鸡一千零二十一只，合银一千八百三十七两八钱。鲜虾四百三十六斤八两，合银三百四十九两二钱。鲜鱼四百九十三斤八两，合银二百九十六两一钱。螃蟹三百七十七斤，合银一百二十二两六钱四分。鸽蛋一千四百四十个，合银一百两八钱。玉兰片一百零九斤八两，合银一百九十七两一钱。其他如火腿、咸肉、荸荠、薏米仁等数量也很多，通共合计银一万四千一百三十二两七分。一个月仅仅伙食，消耗如此，帝皇生活的豪奢，于此可见。

书札的集藏

我集藏书札，已有二十年了，沉浸其中，乐此不疲，但限于资力，所收只限于近代，然亦有足资谈助的。如包天笑前辈，知我有集札癖，他愿意把曼殊上人手书的邮片赠给我，可是不知堆积在哪儿，兀是找不到。这帧邮片，我在前辈所辑的《小说大观》铜版插图中见过。片中有一樱花娘，侧坐弄筝，貌很娟美。旁边密书小字："无量春愁无量恨，一时都向指间鸣；我已袈裟全湿透，那堪重听割鸡筝。楼上玉笙，吹彻白露，冷飞珮玦，黛深含颦，香残婪梦，子规啼月，扬州往事荒凉，有多少愁紫思结。燕语空梁，鸥盟寒渚，画阑飘雪，余尝作静女调筝图，为作二十八字，并录云林高士柳梢青一阕，以博百助眉史一粲。日来雪深风急，念诸故人，鸾飘凤泊，衲本工愁，云何不感，故重书之，奉寄天笑足下，雪蝶拜。"雪蝶是曼殊的别号，百助眉史，当然就是那樱花娘了。

我藏有诗翁金鹤望的信多通，都出于他的亲笔。至于他写给客气些的朋友，却请人代写。有一次致书郑海藏，力称海藏书法的劲秀，海藏复书，也称鹤望书神似张廉卿。鹤望乃率直地函告海藏："天翮不能书，惧以恶札为长者所弃，有友人为之握管。"天翮是鹤望的名儿。

徐仲可提倡女子天然足，他的《呻余放言》，有云："珂雅好制笺，生平又主张妇女之宜素足，尝以濯足万里流诗意，写浣足溪女为笺及邮筒，见者辄莞尔，谓珂固持乎民主义也。"他用这种笺纸写的信，我藏有一通。他的信字很草率，不易辨识。他和潮阳陈蒙安为忘年交，常和蒙安通讯。且写了信遣当差的送去，有所询问，立待回音。蒙安急切辨不清字迹，为之窘困不堪。

王蘧常作札喜写章草，甚至信封的地址姓名，也用章草写，有人对他说："这种章草，恐邮递员不识，不能送达的。"他就在章草旁附注正楷书，成为叠床架屋。

昆山胡石予师寄给魏迪元有数札，短隽可喜，那原稿留在我处。如云："昨夜梦足下，相处四五年，不觉其久，别三日便尔，甚矣足下之劳我思也！"又云："南廊残菊数盆，嗓久干矣，剪其瓣，沸水泡之，香气清越，微苦，泡两三次，色淡而甘，饮之历久，齿舌间尚留余味，惜足下不来同此耳。"又云："读君书如披南郊行旅图。想落日河干，虹桥十丈，古木数株，寒雅有声，蹇驴得得，锦囊佳句，收拾当不少耶！茅店酒家，曾觅得一二佳处否？"又云："自君去此，得诗仅三首，其二即寄君者，霜叶满阶，扫护兰根，用以自遣耳。"

我所集藏的手札，往往钤有印章，如尤坚致冯梦芗书，钤"饥鹤山居"，南社周芷畦有"汾南渔侠"、王东培有"寄翁"、程仰坡有"三十六陂烟雨"、丁不识有"当归草堂"、叶玉森有"中泠亭长"、吴东园有"一笑而已"、邓秋枚有"风雨楼"、夏宜滋有"泥皇阁"、顾悼秋有"飞燕旧主"和"词人半是倡家妇"、王鹏运有"旧时月色"、潘兰史有"多石山房"、柳亚

子有"佩宜夫婿"、陈筱石有"清官少保"、高吹万有"寒葩"、吴湖帆有"迢迢阁"等，各各代表他们的思想意识，都是耐人玩味的。

集札中较有特殊的，有刺宋案中要犯应夔丞被逮时致言仲远的一封秘密信。有军阀张宗昌其时尚在上海光复军骑兵第一团团本部，欠了海国春番菜馆的钱，特致书番菜馆主人相商缓偿。又袁世凯向清醇亲王载沣敲竹杠，载沣复袁一封信，有云："本爵前已购买爱国公债一万余元，现又续购公债一万两，此皆系历年经费俸禄所撙节现款，此外并无在银行存放私款之事，确系实在情形。然因关心时局，焦急万状，昨与育周谈及，即请阁下切实调查，所有中外各银行如有存放款项，查出即请充公，并自愿加倍罚捐。倘查明确无私款，亦必须代为设法宣布，俾释群疑。"被袁勒索情况，昭然若揭，也是很有趣的史料。

名号偶谈

名号就是个人的招牌，尤其是我辈文人，名号累累赘赘，仿佛竞赛般，以多为胜。如苏曼殊、姚民哀生前名号多至数十个，滑稽朋友戏赠他们两句诗道："一人数十百名字，从此阎王捉不来。"可是阎王簿上存着根，任你名字多，结果还是一捉就着，所以这两位先生，现都修文地府了。

袁抱存别署寒云，是因为得到一卷宋王诜的《蜀道寒云图》，后来境遇不佳，认为寒字不利所致，又复改用抱存。诗人邓秋枚，名实，那是取义《诗经·鲁颂》："闷宫有侐，实实枚枚。"最妙的要算那南社金石家蔡寒琼，他名哲夫，取义《大雅·瞻卬篇》："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所以他的夫人就叫倾城，这是何等现成啊！和那望溪方苞，取《行苇篇》：方苞方体句意，同一机杼。小说家包天笑，那来历是在《神异经》上，其文云："东王公与玉女投壶，每投千二百矫，矫出而脱误不接者，天为之笑。"又奉贤诗人朱家骅，字云逵，晚岁长年食粥，便自号粥叟，作为特征。国学名宿高燮，号吹万，那是《庄子·齐物论上》说的："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耶？大知闲闲，小知间间。"故又把他的别墅，取名闲闲山庄。因记得乌程画家沈熙号芥舟，那也是《庄子》上的来历，《逍遥游》有云："则芥为之舟。"掌故小说

家许指严，截取《大学》句："十手所指，其严乎！"《孟子》有"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于是唐朝有孟浩然，现代有李浩然。

从前上海《晶报》上更有人开玩笑，把名号译为语体，如丹翁为"通红老头子"，君博为"皇帝赌钱"。丹翁且将"通红老头子"五字撰成嵌字联，可惜记不起来了。又小说家吴双热名恤，所谓双热，便是热心热血，把恤字拆开来，也很有意味。又美术家黄觉寺请金鹤望取一号，鹤望把觉寺二字谐声为菊迟，觉得很雅隽，马上刻著名片应用。叶楚伧笔名小凤，人家对他说，你这样的一个大块头，用这漂亮香艳的名号很不称，他一笑置之。小说家徐卓呆原名筑岩，也是谐声而来，他精于园艺，能堆假山，我认为他还是复用筑岩，那才名副其实哩。

名片谈往

通姓名的单片，称为名片。汉时称为谒，汉末称为刺。《留青杂札》有这样一段记述："古者削竹以书姓名，故曰刺。后以纸书，谓之名纸。"又《山堂肆考》："名纸谓写名于纸上也，今呼名帖。"此外尚有所谓名刺，也是名片的别称。总之，旧社会崇虚文，讲俗套；名片成为交际点缀品，每逢岁时令节，以礼物投赠亲友，又往往附一名片，借以表示恭敬。写信给上级或长辈，信尾不署名，写"名正肃"三字，另备一名片，随信同呈，也算是恭敬的意思。那时的名片比较大，是木刻的，印在梅红纸上。现在一切尚简，都用白色的小片，梅红大片不易见到的了。

我喜集藏梅红大片。藏有叶德辉、缪荃孙、况周仪、沈景修、李瑞清、康有为、郑文焯、吴荫培等，都是一时名流。较早的有被贬为曾剃头的曾国藩片，字体似乎出于他自己的手笔。又有谭嗣同一片，片隙附有谭亲笔的札语，后被友人易去。又友人见告，天南遁叟王韬，用特大的名片，背印四言韵语八句，共三十八字，实为创格。如云："望尘门外，灭字袖中。俯视千古，平揖三公。一刺轻投，半钱弗值。布衣独尊，秀才早刷。"

我所藏白色小名片中，也有累累赘赘附著许多字的，如

蔡尔康片，是石印的，中为："震旦江苏上海蔡尔康"。下缀细字："字子弗，号紫黻，晚号支佛，外号铸铁庵主、缕馨仙史。清帝逊位后，改号采芝翁"。右上角，有"四品衔分部主事，奏保经济特科，六举优行恩贡生。历办《申报》副主笔，《沪报》总主笔，《新闻报》开创正主笔。《南洋官报》采访委员，历掌《万国公报》、广学会正翻译"。左下角，有"世居老北门内西穿星街九十九号。通讯处，老西门外敦润里二十五号"。背面又罗列着他的著作十余种。那位蔡尔康，的确是报界老前辈，但不知道的看见他这帧名片，还以为这人是有神经病的。又画家白蕉，他姓何，可是片上把姓去掉，片周加黑边，那是他丧服中用的。王一亭的王震片，袁寒云的袁克文片，都是自己手写而用锌版印的。包小蝶用素绢制片，胡朴安片上且钤印章。贺天健片，有"乾乾又号达屋"字样。贡少芹片，背面印有照相。吴湖帆片是集取米襄阳帖上的字，经过放大或缩小使成为一体而以锌版印的。姚雨平片，用小木刻，也很别致。最特殊的，是擅绘《万竿烟雨》的申石伽，片上只姓名三个字，却是用六号小铅字印。有一次，遇到一个初次会面的人，彼此交换名片，不料那人目短视，实在申石伽三个字太细小了，他看了半晌，尚未辨认出来，没有办法，只得循例说着应酬话："久仰大名"，石伽却发觉那人把名片倒持着，为之匿笑不置。

最小的讣闻

旧社会繁文缛节，徒然消耗人力物力，真是无谓极了。即以举丧而言，人死了，便向亲友纷发报丧条，亲友接到了，例须备着纸锞锡箔到灵堂前叩拜。到了五七（死后第五个星期），设奠开吊，预先印发讣闻；讣闻上载着虚伪的具文，如什么"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显考"等等。下面的称谓又是噜苏一大套，什么"不孝孤哀子泣血稽颡"、"齐衰期服孙泣稽颡"、"期服弟抆泪稽首"、"功服侄孙拭泪顿首"。这些却万不能搅错，否则便为失礼。原来这讣闻当时认为非常郑重的。往往地位愈高，讣闻也愈大，我看到爱俪园的主人哈同死了，用中国式的讣闻，展开来比八仙桌还要大些。军阀吴佩孚的讣闻，和哈同不相上下，且附哀启一本，无非儿子对老子的歌颂。又前清遗老罗振玉的讣闻，连得清帝赐他观剧，也列述在内，以为光宠。别开生面的要算吴兴周梦坡，他的讣闻一分装成四册，外用布套，一切书写，都出当代名人手笔，勒石再拓出来，同碑帖差不多，并把他生前收藏的东西，也制版刊印着，实在太考究了。很多平素和周梦坡不相识的，也都送两块钱奠仪，目的是取领一份讣闻，直到现在，旧书摊上仍把它居为奇货。

至于最小的讣闻，只有明信片那么一帧，这是黄克强死

后所发的，上面文字也很简单；如云："黄公讳兴，字克强。痛于民国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午前四时疾终沪寓，享年四十有三，于十一月二日午前五时入殓，谨定十二月二十一、二日在福开森路本宅开吊。二十三日举殡长沙，哀此讣闻。子一欧、一中、一美、一球，女振华、文华、德华。负责友人孙文、唐绍仪、李烈钧、蔡元培、柏文蔚、谭人凤。"把一切虚伪具文，一扫而空，的确是很新颖得体的。

黄的寓所，在福开森路三百九十三号，是"世界社"的原址。当时某记者有那么一段文字记载着：

> 昨吊先生于福开森路寓庐。绿绒之毯，金镂之钟，依然在目。而尤令我泫然欲涕者，先生平昔坐卧与故人剧谈之藤椅，俨然未亡，而先生则已垂眉瞑目，弃故人而去矣。秋风入户，秋草绕篱，我将于何处招魂耶？

一自黄死，诸遗物随即散逸，那所谓金镂之钟，辗转为先谱弟赵眠云所购得；眠云已下世有年，此物又不知流落何处了。

一副寓讽于褒的挽联

现在各地各区每逢到选举，总是锣鼓声喧，人心腾沸；这种现象，的确是值得振奋欣喜的。在这儿我却想到一件相反的故事。

原来在军阀时代，那北洋军人曹锟，他在一九二三年驱逐黎元洪，笼络吴景濂等旧国会议员的有力者，举行贿选，以实现他大总统的迷梦。结果以得票多而当选，即于这年十二月十日入京就任。据说曹锟的贿选，每票的代价六千元。这项巨款，都是平素在民间搜括掠夺来的，无非悖入悖出而已。不料其中却牺牲了一位很有名的南社诗人高天梅。高，松江金山人，名旭，号钝剑，刊有《天梅集》十六卷。他的诗豪迈雄放，很有才气，那太平天国石达开遗诗，如那一首："扬鞭慷慨莅中原，不为仇雠不为恩；只觉苍天方愦愦，莫凭赤手拯元元。三年揽辔悲羸马，万众梯山似病猿；吾志未酬人已苦，东南到处有啼痕。"便是高所伪托的。又辑有《变雅楼三十年诗征》、《南娄劫灰录》等，著作是很多的。又有《花前说剑图》，一时名流，都为题咏。

他在前清时，便和陈巢南、柳亚子创办南社，提倡民族气节，鼓吹革命思想；在当时确是矫矫不群的。到了民国，却和吴景濂等周旋，为旧国会议员之一。曹锟贿选，他的初

意认为不义之财，不愿接受；但他的家人，炫于灿灿白银，一再怂恿，他也就不加拒绝，纳入私囊，轻轻的投了一票。可是曹锟虽达到了目的，然为一般舆论所不满，纷纷在报上冷嘲热讽，并把一班纳贿的议员也痛骂在内。在他人抱着笑骂由他笑骂，金钱我自用之的态度，老着脸皮无所谓。那高天梅到底是知书达理的，觉得非常惭愧，甚至白天不敢出门，恐怕碰见熟人，太难为情，若有要事外出，总是在晚上偷偷摸摸地行动着。这样在他的精神上是很痛苦的。后来竟至大为消极，时常纵酒痛哭，结果抑郁而死。我师昆山胡石予先生有一副挽联哀挽他："死有传书成学早，生逢乱世惜君深。"表面上是推崇他，骨子里却含有讽刺的意义，大家读了都认为是很得体的。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清娱漫笔
作者=郑逸梅
页数=91
SS号=10125975
出版日期=